建國文藝叢書之一

姊姊

謝冰瑩著



建國編譯社發行

建國文藝叢書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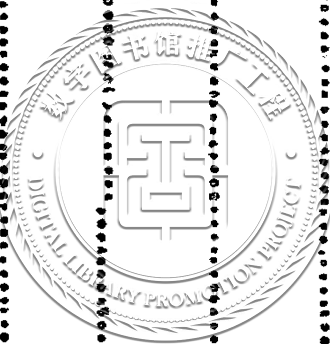
姊姊

謝冰瑩著



建國編譯社

「姊姊」目錄



前言

冰瑩

當我提起筆來，寫這篇前言的時候，距離接到父親逝世的電報，整整地半個月了。半月來，除了流着淚給哥哥寫了幾封信，每天忍痛記日記外，文章，是絕對寫不出一個字的，然而爲了有幾處曾經預支過稿費給我用了的，又不能不還債，於是「姊姊」這個短篇小說集子，就在這種悲痛的環境中產生了。

在這個集子裏面，有四篇是有關於抗屬生活問題的小說，這是被一般作家所忽略甚至遺忘了的題材，我之所以寫她們的原因，是爲了眼看着這問題越來越嚴重了，如果政府不趕快想法多設抗屬工廠或其他有效的辦法救濟她們，使前方浴血苦戰的弟兄們還要惦記着家庭的生活，不能安心作戰，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現在各地的婦女慰勞會，雖然天天喊着優待抗戰軍人家屬的口號，有時也發給她們一條毛巾或者幾塊錢，但這只是住在城市裏的極少數抗屬能得到這一點點實惠，像姊姊，劉玉清，李媽，子君太太她們是連聽都沒有聽到過的。其實，嚴格的說來，她們的生活還不能算是十分苦的，還有比他們更苦的抗屬，我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要特別注意，趕快想出具體的辦法來救濟她們。

「還俗」是修道三部曲中的第二篇，第一篇爲「出家」，第三篇爲「從軍」，這是華山幾位年青的老道供給我的材料，本來我想寫成中篇的，但爲了八月十三那天突然靈感衝動，一提起筆來就寫成了「還俗」，我把裏面的情節告訴三位年輕的老道，他們忙說：「不要把我們的祕密宣佈吧，我們實在太矛

屑了！」

的確，他們的生活實在太矛盾，太痛苦了，從前為了不滿意社會才出家，如今出了家仍然有許多黑暗的現象擺在眼前，於是又想還俗，可見青年人的意志有時是飄搖無定的。無論是站在思想和社會國家的立場，我們都應該勸他們還俗，一俟悲哀的心緒稍寧，仍然要繼續寫完其餘的兩篇，以就正於讀者。

「炭礦夫」是一個悲壯的故事，在我的故鄉，這種為國犧牲的小伙子實在不少，在全國各生產部門中更不知有若干，他們直爽坦白，誠懇熱情，王國定雖然因為愛的關係而與直田結下了仇恨，但後來終於連一絲醋意都沒有了，可見為了抗戰，的確是可以消滅一切私仇狹恨的。

「姊姊」，曾用南茁的筆名發表於黃河，為了紀念她可憐的身世，我特地把她做為書名。

實在太對不起讀者諸君了，為了我內心的悲苦，不能好好地將每篇從頭修改一遍，還得請周煥先生原諒，為了酒醉後頭痛不止，所以這些稿子一直到今天才能寄給他。

末了，誠懇地期待着讀者善意的批評。

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於香米園

姊姊

(南)

一

說句良心話，姊姊的兩個上門牙如果不突出，鼻梁上後來沒有那一塊像核桃似的疤痕，在舊式婦女裏面，她應該是夠得上美麗的吧？

姊姊給我最深的印像，是她出嫁的那次，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才八歲，姊姊比我大整十歲，在我的故鄉，十八歲的姑娘出嫁，是最適當的時期。姊姊的個子很高，臉長的不方不圓，皮膚特別白皙細嫩，最美的是她的眼睛，睫毛生的很長，很濃密，因為生長在舊式的社會，加之她生來就有副嫻靜的性格，所以她的眼睛老是不敢正視人，遇着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她也不敢放肆大笑，有時偏過臉去，有時用袖子遮着嘴，在她的腦海裏，還深深印着：「行莫亂步，笑莫露齒」的四字女經底訓言。

姊姊的個性最愛清潔，夏天穿的白衫，從來不許牠有一點黑的東西存在，有時一隻蒼蠅撒了一點黑屎在上面，她也要對着陽光用米粒把牠洗個乾乾淨淨才罷手。

「龍保最愛潔淨，她的衣服一直到洗爛為止，還是潔白潔白的」。祖母常常當着別人誇耀她。

出嫁的那天，姊姊上身穿着深綠色的花緞襖，下身穿着一條繡花的大紅綢裙：頭上戴着的鳳冠，和

肩上披着的霞帔，都是她的婆家送來的。這兩樣東西，在我們那個小小村子裏，還是第一次見到，來看新娘子上轎的人，都爲這兩樣東西看得迷醉了。

「這樣美麗的新娘，配着這樣漂亮的鳳冠，簡直比月裏嫦娥還美呀」！這是六祖母稱讚姊姊的話。

眞正的月裏嫦娥，誰也沒有看到，但是在牙粉盒子上面的嫦娥，是很多人看見過的。

那時因爲自己年齡還小的原故，不懂得一個女人爲什麽一定要出嫁，我恨母親不該把一個這麽美麗的姊姊由人家用花轎子硬搶了去，當姊姊哭着上轎，他們用鎖鎖上轎門，由四個陌生男人抬着走的時候，我們小手抱着母親的腿傷心地哭得連旁觀的人都下淚了。

「好乖，不要哭，姊姊過三天就會回來的，她到婆家享福去了，你不要念着她吧。」母親流着淚，凄凉地從人叢中把我抱了回來。

「姊姊眞的是去享福嗎？」我這麽反問着母親。

二

姊姊鼻樑上的疤痕，是出嫁後的第二年才有的。據說起初在鼻樑的正中突然長了一個像綠豆子那麽大的小瘡，因爲在鄉下請不到醫生，慢慢地由一顆變成兩顆，由兩顆變成無數顆，姊姊急的沒有辦法，

老是對着鏡子流淚，她害羞得白天不敢見人，那個惡家婆硬說姊姊生的是癩瘡，不許姊夫和姊姊同居，不許任何人和姊姊交談，姊姊從此在梁家成了個孤獨的可憐蟲了。

是姊姊回家的一個月以後。

鼻樑上的瘡越爛越寬了，請了好幾個中醫來，都是束手無策，我整天看見姊姊被關在那間小屋子裏用一種什麼藥在蒸爛，她有時咳嗆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但很少聽得她唉聲嘆氣的。燻過之後，老是用一些黑色的藥漿塗在上面，白天，她是照例不到外面房子裏來坐的，偶然出來一下，只要一聽到堂屋裏有腳步聲音，便立刻躲到她那間小房子裏去了。

「我像一個做了賊的人，見不了人，也見不了天日，我眞是生不如死啊」！

可憐的姊姊，竟發出這麼絕望的呼聲來了！

母親也很替姊姊担心，爲了這是個面子上的病，非趕快治好是不行的。如果在城市，經西醫治療，我相信不出半月十天，一定可以完全醫好，然而但憑鄉下中醫用土法子診治，已經一年多了，還沒有好。最後，細菌算是殺掉了，但姊姊美麗的臉上，憑空添上了一塊長方形的像核桃似的疤痕。

從此姊夫不喜歡姊姊，而她的家婆更輕視姊姊，仇恨姊姊了。

三

說起來，有誰相信呢？同是一個父母所生的兒子，居然也有愛與惡之分，姊夫有三兄弟，他是第二個，因爲小的時候太頑皮，不聽母親的話，所以他母親非常討厭他。後來長大了，姊夫知道母親對自己的感情沒有對哥哥弟弟的好，於是他也恨起母親來，這麼一來，自然她連媳婦也討厭了。加上姊姊生來不會說話，行動舉止也不活潑，她更不會像他的嫂嫂和弟媳婦一般用花言巧語，來哄着她的婆婆，也不會每天早晚跑過去替公公婆婆請安，或者燉一碗熱騰騰的銀耳人參去孝敬公婆，最倒霉的是她不會替公婆燒烟槍。可憐姊姊長到那麼大，連鴉片烟是什麼樣樣，她都沒有見過，自然，這麼一個媳婦，怎會使婆婆歡喜呢？

還有一個原因，姊姊的婆家是三甲栗家數一數二的財主，光只管帳收租的先生就有十多個，十五歲的孩子，還有奶媽聽差跟着擦屁股，陪他玩，每個少爺小姐，都有二三個男女用人和丫頭侍候，他們的房子像紅樓夢裏所描寫的大觀園那麼寬敞，曲折；庭院，書房，客廳臥室，佈置得富麗堂皇，眩耀奪目。當我第一次去看姊姊，轎子抬進那麼深邃的院子，到處開滿了玫瑰和牡丹，我以爲是走進了皇宮，看到地上光滑細滑的有花紋的大理石，我連路都不敢走了，生怕自己的髒鞋，踏污了人家的地板。

「妹妹，你以後上厠所，不要到左邊那個漆了金花的馬桶上去，右邊那間沒有油漆的廁所，是我們用的。」

姊姊抱着她初生十天的兒子這麼很小聲地對我說。

「怎麼？廁所還有幾種的嗎？我看見你的嫂子她們都進那邊廁所去，爲什麼我不能去呢？」

「妹妹，你不知道，這裏是把我當做了丫頭老媽子一般看待的，她們都討厭我，嫌我骯髒，說我有傳染病，不許我和她們同桌吃飯，也不許我和他們共一個廁所。」

「難道她們拉出來的屎是香噴噴的嗎？她們的屁股是生在嘴上的嗎？」

姊姊笑了，三年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她這麼痛快地笑過，但她立刻又揚起手來，她要我說話小聲，免得給玉春那丫頭聽到了，會去告訴婆婆的。

「姊姊，是誰對你說我不應該上左邊的廁所？」

「還不是玉春說的，她說老太太已經知道你上過那邊廁所了，所以吩咐她們用水洗乾淨，地板上也重新擦過一次，妹妹，你不要生氣，爲了姊姊，你忍受一點吧！」

「姊姊，我不能忍受！同是一個人，爲什麼要有不平等的待遇？你是她的媳婦，爲什麼連上廁所的權利都沒有呢？回去吧，姊姊，永遠不要再來這裏了！」

「唉！妹妹，你說得好容易，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我既然嫁到了梁家，還怎麼能不在這裏呢？」

「難道她們對你這樣的侮辱，你也能忍受嗎？」

我氣得幾乎要跑到院子裏咆哮起來。

「不能忍受也得忍受，有什麼法子呢？」

從這時起，我雖然深深地了解姐姐，可憐姐姐，但同時也恨姐姐，爲什麽？她太懦弱，太低能，太無用！一條哈吧狗當主人無故踢牠的時候牠也會蹺起尾巴，發出怒吼來咬他一口；一隻小綿羊在牠被宰割的時候，牠也要發出最後的呼號，做一次垂死的掙扎，一個爲萬物之靈的人，應該什麽都不怕，什麽困難都能克服，什麽痛苦都能解除，爲什麽姐姐任人壓迫，任人輕視，任人侮辱而沒有絲毫反抗的力量呢？

「姐姐，我明天非回去不可了，在你這裏多住一天，我要多受一天罪？何苦呢？」

「不過，你多在這裏一天，我的精神多痛快一天，爲了姐姐，你還是忍受一下吧！」

「又是忍受，又是忍受！我眞不願聽這兩個字了，姐姐，我勸你等到孩子滿月之後趕快回我們的家，再不要在這裏受氣了！」

眞的，第三天，我居然回到自己的家來了。

我把姊姊在婆家所受的痛苦——連姊夫都不和姊姊同桌吃飯，連丫頭老媽子都要欺負她，要等到別人吃完了飯，將剩下的菜開給姊姊吃………我把在那邊十天之內所看到的一切對待姊姊不平等的待遇通通告訴母親，母親也氣的熱淚雙流。

「唉！可憐你的姊姊，這些話從來沒有對我說過，算她已經忍受兩三年了，孩子，你知道她們爲什麽這麽虐待你的姊姊嗎？」

說：「起初是說姐姐的嫁粧大不闊氣了，她婆婆嫁女的時候，光是鴨絨被都有二十床，一切木器用具都是從上海南京買來的，不像鄉下做的那麼土裏土氣，給姊姊賠嫁的三十六抬木器，十八套舖蓋，我們還似爲很豐富了，然而在他們的眼裏看來，好比叫化子嫁女，媽，爲什麼姊姊一定要嫁給那麼一個混蛋的人家？」

「你父親和你姊夫的父親在京趕考的時候就指腹爲婚了的，誰知道她們是這麼勢利眼，只重衣冠不重人，唉！只怪她的命苦，如果你姊夫居長或者居幼都不會這樣受苦的，主要的原因還是她的家婆不喜歡你姊夫呀！」

「有什麼法子解除姊姊的痛苦嗎？」

「等到她的兒子長大，她就可享福了。」

「是眞的嗎？」

在我小小的心靈中，開始種下了替姐姐感到悲哀絕望的根苗了。

四

姐姐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我如今記不起他的名子，活到一歲半就死去了，那是個特別可愛的孩子，長的又美麗又聰明，只是有一樣叫人討厭的就是他總把白天當做黑夜，晚上哭到天明，非要姐姐站起來

抱着他在屋子裏來回地走，決不停止哭聲，有一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一連三晚失眠，眼看着姐姐拖着一雙小脚，一手抱住孩子，一手扶着箱子在走來走去，她的嘴裏輕輕地哼着催眠曲，但孩子的兩眼，却睜得大大的。突然，姐姐唱着唱着，就放聲大哭起來，這時孩子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她哭，我連忙爬起來，衣也來不及穿，就把孩子接過來抱在我的懷裏，姊姊的身子往床上一倒哭得更傷心了。

「我前世一定是個劊子手，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到今生，閻王註定我來受苦，爲什麼遇到那麼一個惡婆婆，嫁給那麼一個沒有感情的丈夫，滿以爲生了兒子可以給我一點快樂，那知道他是這麼淘氣，天天晚上折磨我，殺死他，我下不了毒手，留着他，我實在活不下去了，妹妹，你趕快抱走他，讓我上吊吧！」

聽到這裏，我駭的全身打戰，連忙大聲叫喊把母親吵醒來，孩子哭的更厲害了，姐姐怕挨母親的罵，又從我手裏把孩子接了過去。

「半夜三更，嘩啦嘩啦的把我叫醒來幹什麼？眞是少見多怪，孩子哭，是一件多麼平常的事，也値得大驚小怪嗎？你要自己養了孩子，才知道做娘的辛苦，想想我吧，連那個死去的男孩，一共生你們兄妹六個，鳳伢子小的時候還不是和你的孩子一樣嗎？常常晝夜顚倒，白天老睡覺，晚上非要你起來把燈點得大大的陪着她玩不可，孩子鬧夜，你能怪誰呢？只怨你自己爲什麼變個女人。」

挨過母親一頓罵，連我都不敢出聲了。

「媽，替姐姐僱個奶媽吧，她實在太苦了！」

我想乘機勸勸母親，也許會發生一點効力。

「快不要丟人了，帶一個孩子就要僱奶媽，那些養十個八個的怎麼辦？我帶你們姊妹五個的時候，還要做飯洗衣，到田裏面去拔草喂猪，還要挖土，洗衣服，縫補，常常是背上背一個，懷裏抱一個，手裏牽一個，你祖母還天天找我嘮叨，一會兒說我沒有把飯煮糗、她不高興吃；一會兒又說她衣服上的針線，我縫的太稀，可憐我那時的生活簡直連牛馬不如，牛馬到了晚上還有休息的時候，我等你們睡了，還要紡紗，搓麻，做針線到天明，何況你現在不用掃地做飯，帶一個孩子還好意思想僱奶媽嗎？」

母親一篇大道理，把我們兩個人都駡得啞口無言。

「唉！連死的自由都沒有，這還能算人生嗎？」

姐姐呵，你那含着多麼深刻悲哀的句子，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五

如果是個幸災樂禍的人，他應該很高興吧？那個十五歲還僱着奶媽看管的大少爺，已在長沙做起警察來了。他的父親，曾經是威風凜凜的大老爺，如今也穿着像叫化子一般的衣裳挑起煤炭來了。三老爺呢？更慘了！老婆病死之後，他像孤鬼似的在外面飄零，後來終於葬身長沙，聽說一副並不好的棺材還

是由許多鄉親朋友湊合起來買的，唉！誰料到富家子弟的下場是這麼悲慘呢？

「請看在令姊妹的面上，想法替我找個喫飯的地方吧。」他們向我和三哥寫信，總是這麼可憐地哀求。

姊夫呢？也同樣沒有辦法，他整天和姐姐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住在我家裏，有時也回去住一月半月，但油鹽煤米都是我們家裏送去的，實際上就等於住在我家。

誰又會相信呢？一個那麼萬貫家財的富翁，居然死無葬身之地，那麼富麗堂皇的大觀園，也賣給人家喂豬養馬去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知他們讀到這兩句詩時，心中做何感想？分給姊夫的那四間房雖然沒有賣掉，但他所欠的債務，絕不是賣掉這四間房屋可以償還的。

如今，那位大老爺和三老爺常常向姐姐獻殷勤了：什麼過去太對不起你，請你不要把那事放在心頭哪，我們都要仰仗姻伯家裏才有出頭的一日哪，請在令兄弟和令妹面前多多替我們幫忙哪！………種種卑躬屈膝的話，使姐姐聽了怪難爲情。

「眞的，妹妹，你和三弟想法替他們每人找個工作吧，實在太可憐了，他們現在連吃紅薯，麥子都吃不飽了呢？」

是民國二十五年的春天，當我回到故鄉時，姐姐這樣對我說：

「他們怎麼會突然窮得這個樣子呢？那些田地房屋和金銀手飾都到那裏去了？」

「早賣掉了，俗語說「坐食山崩」，這大一家人，誰也不做事，整天只知道吃喝嫖賭抽大烟，那有不窮的道理。」

「姐姐你爲什麼不報復他們一下，他們過去不是嫌我家太窮配不起他們，常常駡你像個叫化婆嗎？」我故意試探姐姐的心理。

「搖了頭，有什麼可報復的呢？那是他們的不對，我何必學他們。現在他們既然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應該同情他幫助他的。」

姐姐呵，誰知道一個鄉下大姑娘有這麼偉大的人格和寬宏的度量呢？

從此姊夫也變好了，過去曾三番四次的提出要和姐姐離婚，他需要娶一個有學問有思想的女學生做老婆，他討厭姐姐兩顆突出的門牙，討厭她鼻樑上的疤痕，常常埋怨她爲什麼不死，現在呢，他居然替姐姐洗起襪子，倒起馬桶來了。他愛姐姐，頌揚姐姐是眞正的賢妻良母，是偉大的女性底典型，他如果在外面做事，一定每個月至少寫兩封很長的甜蜜的情書給姐姐，姐姐讀的書雖然還不到寫情書的程度，但她常常在看過姊夫的情書後，老是淚如雨下，傷心得幾晚都不能安眠。

「妹妹，我的命的確太苦了，你姊夫老是找不着一個好差事，他的脾氣又特別古怪，總和人家合不來。幸而有母親養活我們一家人，導耕和清根兩人都進的中學，上的小學了，但如果將來父母親一旦到

了百年之後，我依靠誰呢？

有天晚上，姐姐忽然又提起她的生活問題來。

「那時我和哥哥會負擔你的生活費，而且外甥們也快長大了。姐姐，你不要愁着生活，天無絕人之路，人總有辦法的！只要我們有飯吃，姊姊絕對不會挨餓的。」

然而，可憐的姊姊是終於挨餓了！

大概是母親逝世之後，父親上城去了，我們都離了家，姊夫也到外面找事去了，姊姊帶着兩個孩子回到了梁家，米糧一天一天的漲價，連女兒也鬧着要上學去，於是學費，制服費，書籍費，又是一筆額外開支。眼看着生活一天一天的不能維持，她只好把每餐該吃兩碗飯的減為一碗，把自己的舊衣服改給孩子穿，從來沒有經過窮困生活的她，開始嘗到飢寒交迫的滋味了。

「妹妹，我本來不願你姊夫到外面去找事的，因為他在家裏能夠幫我很多忙，而且好像一家人團聚在一塊無論是吃飯喝粥，都有意義些，但為了家裏的境況一天比一天壞，他再不出去想辦法，全家都要餓死了，他出去，至少家裏要省一個人的飯呀！」

說着，姐姐的眼淚，也隨着流下來了。

「妹妹，你和三弟每次回來都要給我一些錢，到底是骨肉至親才這麼關心！你更是特別掛念我，替我買襪子，買毛巾，替孩子們買布料，下次你回家時，千萬把穿破了的襪子和衣服都帶給我，我的腳小

，剪去一節還是雙好襪子，可以當做新的穿。破衣服給我做鞋底正好，妹妹，你千萬不要忘記，也千萬不要笑我這個窮姊姊呀！」

我的頭低到胸前去了，很久抬不起來，姐姐已知道我在陪着她流淚，於是她哭得更傷心。

誰知道這一次竟成了我和她最後的永訣呢？天！

六

是民國二十七年的夏天，我和姊夫在漢口日租界遇到了。三哥已替他在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找到了一個上尉書記的位置，但還沒有發表。我那時是楊澹時先生所組織的湘鄂戰地救護隊的領導，同時五戰區長官部的秘書職務還沒有辭掉，正在候船到浠水去，我和姊夫住的地方僅相隔一層樓，所以一天要見好幾次面，他已經脫下了長衫換上草綠色的舊軍裝，腰身很寬，一看便知道他是從舊衣攤上買來的，他的臉上再不緊鎖着兩道愁眉，現出苦悶的象徵了。

「我們已經一年半沒有見面了，你知道我的家庭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嗎？」姊夫也像我們一樣坐在樓板上，佩蘭在爲我補襪子，紫芳洗着小手帕，只有我和姊夫是空着兩手談天。

「不知道，姊姊和外甥們都好吧？」

「唉！快不要提到孩子了！大的整天吵着要從軍，他已經娶了媳婦，快生兒子了，你想如果他離開

了家，誰來負担他妻子的生活呢？爲了這，他幾天和你姊姊吵架。可憐你姐姐這幾年來已爲家務累得患了很厲害的肺病，加之第二個兒子又失蹤了，至今不知下落，自從離家到現在，二年多了，從不見有片紙隻字寄回。」

「怎麼？失蹤了？」

「失蹤了！完全和你們姨媽的第二個兒子一樣，在一個深夜裏出走，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就那麼忍心拋開他的父母兄弟走了！」

平時從不看見他流淚的姐夫，今天卻忍不住兩眼淫淫地忙，從褲袋裏抽出一塊和褐色相彷彿地髒手帕出來擦着鼻子。

「不要難過，年輕人常常會感情衝動的，他一定投軍去了，在抗戰期間，賢良的父母都應鼓勵他的兒女們從軍，你爲什麼還感到悲哀呢？」

我硬着心腸這麼勸慰他，其實我自己心裏也感到萬分難過。

「如果他在軍隊裏自然很好，我只怕他已經不在人間了，否則，他是個很富感情的孩子，爲什麼不來信呢，他難道不知道他母親是怎樣地想念他嗎？」

「唉！孩子們那裏會管這許多，梁經炳不是一個例子嗎？他出外五年毫無音信，一直到害了重病才回到家來打一轉，育根將來說不定要當了師長才回來哩。」

我只能這樣安慰他，再也找不出別的話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是在抗戰開始之後失蹤的，當然是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了，即使犧牲也是有價值的，光榮的。不過兩個兒子裏面，還是小的有志氣，有思想，重情義，能夠實幹苦幹，大孩子將來靠不住，隨波逐流，喜歡唱高調，跟着人家屁股後頭喊口號發言論的人，一定沒有什麼出息，加之他的身體很弱，將來也不會長命的，唉。我們這一家算是完了！」

姐夫這一段充滿了悲哀失望的話，使佩蘭和素芳聽了，也感到淒涼起來，她們都發出同情的嘆息，我呢，像冬天坐在雪地裏一般，全身都感到冰冷，姊姊那副從不發牢騷，只默默地流淚，半夜裏抱着孩子在房子裏東倒西歪地走來走去，一個人關在小房子裏燻鼻子，抱着嬰兒在懷裏靜告我不要上左邊廁所的情影，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我的眼前演放。的確，姐姐是太可憐了，她正如母親所說：

「你姐姐怎麼老實得這麼可憐，連一張樹葉掉下來，也生怕打了她的腦袋。」

雖然她有忍受一切痛苦的本能，有會繡花做針線的技術，但在這大時代中，有什麼用處呢？她那一雙紅辣椒似的三寸金蓮，雖然後來也鍛鍊得能夠從三甲走到我的家，來回二十四里，當中還有一座山崗，但如果遇到空襲，她難道還能來得及逃避嗎？」

「我覺得很痛快，幾十年來想要盡自己一點棉薄之力，報效國家的願望，如今可以達到目的了。我希望你們會參加前線的工作，不能痛快地生，能夠痛快的死也是好的，只是我死之後，你姐姐不更可憐了

嗎？」

忽然，姐夫的眼淚像兩條小瀑布似的滾在衣上，他連忙立起身來匆匆地跑向樓上去了。我知道他這時的情緒一定是希望倒在自已的床上痛快地哭一場！

「唉！姑姑，你們都是祖父母的兒女，爲什麼獨有大姑的命運這麼悲苦呢？」

素芳含著眼淚問我。

「她是個舊社會的犧牲者，自已又那麼懦弱得可憐，眞沒有辦法，也許等到抗戰勝利之後，她的生活會好一點吧？」

我提起筆來，開始給姊姊寫信，却又被一個朋友來訪而耽誤了。

一個月之後。

在瑤水的宿營地，姊夫來找我了。

「你說煩不煩，我的事還沒有正式發表，一天吃兩頓寃枉飯，實在太痛苦！抗戰期間，不應該有一個吃閑飯的人存在，再等幾天如果還不發表，我非回去不可了！」

姊夫一開口就這麼發牢騷。

「不要像小孩子一般脾氣，你的個性難道還沒有被社會的釘子磨練夠嗎？回去，這麼遙遠的路程，

光只路費就沒有辦法，何況你總還得帶幾塊錢給姐姐呀！」

「這點倒不必爲我担心，我沿路討吃，也可以回到家的，至於你姐姐她只要知道我在外邊的苦況，絕對不會因爲我沒有帶錢回家而不高興的，我回去，可以叫導耕出來從軍，兩個兒子，我都把他們送到前線去，這樣，總可以對得起國家吧？」

說完，他微笑了，從口袋裏掏出一部他的詩集來給我看，是最近寫的，有舊詩也有新詩，還送給我一把鋼的圓鎖，上面鍍着「愛國」兩個字，這把鎖一直鎖在我的箱子上，隨着我跑了兩三年，不料兩個月前被奶媽偷去了，她那裏知道這是一個死人遺下的惟一紀念品呵！

[illegible]

七

誰知道姊夫是這麼早就離開了人世？當我接到姊姊那封被眼淚浸沒了字跡的信時，我還以爲姊夫是眞的達到了他的目的——死在前方，後來細看來信，才知道他是回到家裏才死的，他的身體本來很弱，又加之多愁善感，心裏老念着妻子兒女，而軍隊中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尤其在廣濟黃梅，浠水等地相繼失陷以後，他們日夜奔波，怎能不病死？

「幸而他死在家裏，能夠和姐姐做最後的訣別，幾根枯骨不致被拋在荒山裏給野犬啃吃，他應該含笑於九泉。」

在匯錢給姐姐的信中，我寫着這樣的句子安慰她。

唉！禍無雙至，福不單行，誰知道不幸的人，老遇着不幸的事，姐姐在今年的春天，又因咯血過度而與世長辭了！當我打開導耕的來信，一開始，便看見：「甥何不幸，父親入棺不久，而慈母忽又捨甥而去……」這樣的句子時，我的頭突然暈了，絕不相信手裏拿着的信是眞的，我的身子也支持不住，便連忙倒在椅子上，停了很久，才繼續看下去。

「事情實在〻巧了，姨母匯錢的信送到時，正是母親彌留前的幾分鐘，我把信一句一句的唸給他聽，她睜了一下眼睛說：「到底是妹妹眞愛我，你們要永遠記着她，我是看不見他的了！」說完就緊閉着眼，毫無留戀地永遠離開了這苦惱的人間……」

以下的句子，因爲淚眼糢糊，再也看不清楚了。

晚上，在三嫂那邊坐到深夜，談及姐姐的死，爲她個人着想，倒是死比活好，不應該太爲她傷心。但她可憐的遭遇，實在太令人難過了！一想到此後回去，再也見不到姐姐的容貌，只能憑弔兩座孤墳，我的心便隱隱作痛。唉！多麼短促的人生呵！……………

三十年冬月十三日脫稿

炭礦夫

一

氣候眞暖，雖說是冬天，太陽却晒得人們溫煦地像春天一樣。

直田，這剛滿二十歲的小夥子，身體結實得像水牛，面貌也長的很魁梧，美麗，只有一點使他感到最不滿意的是鼻子上那一塊紅顏色，永遠也不褪色。

「紅鼻子，打擺子，莫奈何時我老子。」

當他從一羣野孩子的身邊走過，他們這麼大聲地胡嚷着時，直田總喜歡抓起一把小石子來亂打一陣，但結果，往往是孩子們越鬧越起勁，直田只好沒精打彩地提着酒壺去尋找他的情人。

起初，誰也不相信他會愛上王大嫂的，大家都把他看做孩子，一直到王國定親眼看見了他吻王大嫂，才知道紅鼻子原來還有這麼大的本事。

走進酒店，僅僅只有王大嫂在家。

「又要喝酒了麼？」王大嫂帶着不自然的笑容問，手裏正在拉一雙男人的鞋底。

「怎麼？你不願意我天天喝酒嗎？」

直田斜着眼看王大嫂，那樣子恰像一隻貓望着一條魚似的恨不得立刻撲了過去。

「酒喝多了，有傷身體的，你應該戒掉才好。」

王大嫂順手倒了一杯冷茶給他。

「呸！好涼，好涼！有火也不給我熱一下，你眞是個懶女人！」

直田呷了一口又連忙吐了出來，夾着灰塵的水點濺在王大嫂的白襪子上，她趕快縮回了脚，小嘴一噘就發起脾氣來。

「看你討不得好死，人家的新襪子還是今早才換上的。」

「得了，還有什麼稀罕，我明天託人到藍田去買一雙絲光的賠你。」

直田表示很抱歉的樣子，他站起來想去拉王大嫂的手，却被她一下擋過去了。

「哼！賠，說得好漂亮，欠了人家十壺酒錢了還沒有法子還，虧你好意思說買襪子！」

對方是故意同他開玩笑，不料惹得直田眞的生起氣來！

「你媽的！這句話如果出之於你男人的嘴裏，我毫不生氣，說話的是你，實在太豈有此理了！你去打聽試試看，我劉直田難道欠了人家的債，還有不給的嗎？你，劉玉珍，你不要小看了老子，將來有一天老子發了大財，非把你……不可！」

說着，像一隻猛虎咬羊似的撲了過去，一手抱住了她，那個像石榴花苞的紅鼻子，貼上了王大嫂的

鼻子，僅僅只一剎那，女的氣喘喘地推開了他，破口就大罵着：

「你這死鬼，也不想想這是什麽地方？給過路的人看了還像話嗎？

「哼！過路的人算得什麽？老子天不怕，地不怕，連你的男人王國定也不怕，將來總有一天我會從他的手裏把你奪過來，那小子實在太不夠朋友了，他到處破壞我的名譽，說我性燥，輕佻，又是什麽喜歡喝酒，打牌，看女人……不錯，他比我有錢，因爲他有一間酒舖；他比我幸福，因爲他有個漂亮年輕的老婆：他比我驕傲，因爲他不是紅鼻子，喂，劉玉珍，說句良心話，你是不是也有幾分愛我？如果嫌我的鼻尖太紅，那可沒有辦法，我也不知道牠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紅起來的，不要說別人，就是連我自己也很討厭牠，唉！有什麽辦法？我不能把鼻子割掉呀！」

說着，他自己也忍不住慘笑了。

「你到底是怎麽回事？聽你的語氣，好像喝醉了酒，直田，你是不是喝醉酒？」

女的態度突然轉變了，她現得溫柔多情，而且好像很有感慨的樣子。

「告訴你，早就喝醉了，因爲心裏太難受，所以跑到你這裏來談談心，」

「爲什麽老是喝酒？」

「還用得着問嗎？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沒有父母兄弟，只有我孤鬼一條，從小就沒有人關心我的飢餓寒暖，生死病痛：八歲就開始挑煤炭到鹽田去賣，一天賺三個大銅板，要一連挑三天，才能吃一顿飽飯

，如今十二年了，我還在幹着挖煤炭這件苦差事，眼看着那些年老的同伴死的死了，病的病得像一根枯柴，誰不是父母生的，誰不是有五官四肢的人，爲什麽有的人該享福，有的人該受苦？」

「得了得了，快不要發牢騷了，年紀輕輕地吃點苦有什麽關係呢？」

王大嫂嘴裏雖然這麽說，其實心裏早就對於直田抱着無限的同情。

「我說你們女人只會吃飯，只會給男人養兒子、其餘的什麽愛情，抗戰和國家大事什麽都不懂！」

聽到這裏，王大嫂嗤的一聲笑了，因爲這些新名詞，都是最近直田才從學生們的嘴裏學來的，過去，他也像別的鄉下人一樣，什麽都不懂、只知道做工，吃飯，睡覺。

「眞的，直田，你提起抗戰，我倒要問你了，這幾天來前方打的怎樣？」

「哈哈，打的太好了，湖南又打了一次勝仗，算起來，這是第三次了！現在由長沙到藍田的火車要立刻修好，政府有命令要我們的廠子在十天之內至少出二十萬斤煤炭，所以我們要日夜加工才行，今天來你這裏打酒，馬上就要回去，還有什麽剩菜嗎？能不能陪我喝兩杯？」

直田突然又想撲向王大嫂的身邊去，她立刻站起來向後倒退了兩步。

「不要老是那麽動手動脚的，如果給他看到了，又會要你的命！」

她的半羞半怒的姿態，惹得直田心裏癢癢的。

「玉珍，你來，我問你：他，他，他是誰呀？」

直田採取突擊的手段，一把抱住了王大嫂的腰，嘴裡還沒有接近她的臉，一個重重的耳光却飛到了直田的左頰上。

「你這該雷打的死鬼！」

她故意氣的滿臉通紅，兩手抱着頭伏在桌子上居然嗚嗚咽咽地大哭起來，直田正想去勸慰她，猛不防，一隻粗大的拳頭，又落在他的肩上。

「你這雜種，好大的狗膽，敢調戲我的老婆，娘賣ㄨ的，你也想嘗嘗磅桶（註）的味道嗎？」

原來國定挑着一担空簍子回來了，豆腐乾已經賣完。她看見直田調戲自己的老婆，不覺怒火上沖，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了再說。

「好，你敢打老子，我們來拚一拚，劉玉珍又不是你的私有財產，她並沒有賣給你，難道你要她，我就不能愛她嗎，何況我並沒有絲毫野心，剛才的舉動是我酒醉後開玩笑的，那有什麼關係……」

「哼！沒有關係，你放屁！你如果再不滾開，老子一刀把你砍做兩段！」

國定眞的去取刀子，直田忙從腦後伸過手去還他一個巴掌，於是你一拳，我一脚，打個不得開交，幸而承旺，直富，直武他們來勸解，才算把大事化成小事。

「唉！何必呢？大家都是朋友，誰打傷了誰，都是要不得的，有話慢慢說，直田是個口快心直的小夥子，有什麼對不起老大哥的地方，你也應該原諒原諒他，因為他究竟比你小十幾歲呀！」

倒是承旺的一番話，把兩方的氣暫時平靜了下來，直富也乘着這機會手挽着直田離開了這充滿了嚴重空氣的王家小店。

三

深夜。

一切都被夜的黑幕籠罩着了，只有黃柏嶺上發出熊熊的火光。冬夜的風越來越大了，火光也隨之搖曳不定，從遠處望去，恰像一個鬼火，時現時滅，直田，直成他們五個年輕的小夥子正在圍着火猜拳喝酒，身上只穿一件單衣，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唉！好冷好冷，這麼大的風，不知道明天是晴天還是下雪。」

已經過了四十五歲的承旺從外面大便回來，這麼抖索着說。

「管他天晴也好，下雪也好，反正不干我們鳥事，老伯，來喝幾杯吧，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我們幹這一行的，說不定一下就給煤炭活埋了。」

直田帶着感傷的調子說，直成很不高興地回駁他。

「老弟，你究竟近來碰了什麼鬼呀，老是開口是死，閉口也是死，二十歲的人，像剛出山的太陽，不應該說些不吉利的話，要知道你是我們的領班，什麼都要靠你打起精神來幹，如果你灰心，我們這些

山還有什麽希望，索性大家散夥，回家去餓死好了。」

「唉！老弟準是受了誰的氣，你告訴我吧，那怕他是個皇帝，我也要替你報仇」

直成拍拍直田的肩，那麽很親切地說着。

「氣，他娘的×，還不是受了那王八蛋的氣，這幾天心裏老恨他，我眞想那天等他來挑煤炭的時候，一扁担就結果了他。」

直田又記起那天挨王國定一巴掌的事來，在他看來，這是他一生中所受到的奇恥大辱，他想報復，但又害怕反而連累了玉珍，因此只好忍受着，牢騷只能往肚裏吞，他的苦痛一天比一天加深了。

「我說直田，你也太傻了，王國定那傢伙也値得你和他嘔氣嗎？他當然不敢得罪我們，如果我們來一個煤炭封鎖，一點也不賣給他，像這樣的冬天，他非凍死不成，所以那一天我們還是做個和事老替你們和解和解，那麽你又可以常常去看你的玉珍了，是不是？」

直成後面幾句開玩笑的話，逗得直田不由自主地笑了。

「唉！也不知道那女人是什麽妖精變的，我越受他丈夫的氣，便越愛他，越不想見她的面，你不看見嗎？這幾天從她的門口經過，我連她的店門口望都不望一眼。可是有時候在晚上我特別想念她，如果有月亮的話，我眞希望她突然偷偷地跑到我的身邊來，那時我只要看她一眼，一切都滿足了。」

「放屁，放屁，說什麽大話，只要看她一眼就滿足了，那麽你爲什麽要抱她，要親她？」

直成連忙接着直田的話說，害得對方怪不好意思地忙低下頭來。

「時候不早了，再不要談什麼女人男人了，還不趕快動手，那二十萬斤煤炭怎麼得了！難道希望他自己從山頂上掉下來嗎？今天已是第五天了，還只出三萬斤，你不着急，人家可着急呀！」

說這話的是近親農承度，他是個對工作非常熱心而又最服從命令的人，直田聽了這話，立刻把杯子裏的酒一飲而盡，收拾起酒壺，直向隧道走去。

四

這是一座屬於黃柏嶺的小煤礦，平時只有十來個工人在裏面挖煤，每天最多只能出三五千斤的數量，一星期前突然接到藍田市政府的命令，因為要運送壯丁和大批軍衣，軍糧以及許多慰勞品去長沙慰勞前方將士，所以急於要恢復通車，需要大量的煤，由每個煤山平均負担。直田他們自從接到了這個在十天之內要運二十萬斤上等塊煤到藍田車站去的命令以後，便不分晝夜的挖掘。因為他們的人數太少，恐怕不能如期完成，所以臨時雇了十五個短工，王國定也被易竹保長派去幫忙去了，俗語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當直田初次看到國定的時候，舉起鋤頭來就想往他的頭上打去，幸而一手被承旺攔阻了，並且以大義責備直田：

「你也不想想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大家來到這裏拚命挖煤，還不是為了抗戰，為了希望打敗

鬼子，才把壯丁一車又一車的運往前方。如果不是前方的將士流血抗戰，後方的百姓努力生產，我們的國家還能支持到今天嗎？大家動手吧，現在不是報私仇的時候，要打人就自動跑去前方殺日本鬼子去！我比你們年長，我是不怕得罪你們這些老弟姪兒們的，若有不聽話的，都給我滾下山去！」

承旺似露眞非露眞的話，罵得直田啞口無言，只好垂頭喪氣的放下鋤頭；直成生來帶着幾分玩皮性，他這時樂得鼓起掌來，哈哈大笑一陣之後，又把直田和王國定拖攏來，站在一道，表示他們已經和好了，直田完全像個孩子，他也忍不住抿着嘴笑了。

「娘賣X的，今天看在旺叔叔的面子上沒有湊你，以後要小心……………」

直田究竟是火氣太旺，他忍不住望着國定的背這麼罵着，對方正轉過臉來，却被直富拉走了。

「好小子，你還擺什麼威風，你調戲了人家的老婆，照理你應該向他賠禮才對呀！」

直成輕輕地附在他的耳邊說，他也低聲的回答了一句：

「我是故意吓唬吓唬他的。」

已經下了三天的大雪了，滿山滿谷，盡是白茫茫的一片，路上只有少數挑煤炭的人在走，山上連飛鳥都看不見一隻，樹枝上的冰條像瓊枝玉樹似的那麼美麗，如果是詩人或者是畫家，看到了這種景象，不知有多少絕妙的藝術作品產生，然而在這一羣全身一絲不掛，滿臉烏黑的煤礦夫看來，簡直討厭極了

。他們挖煤的工作，並沒有因為下雪而受到絲毫影響，但挑下山來卻感到很大的困難，堆在窰口旁邊的煤，眼看着再也不能往上倒了，只好另開闢一塊平地。

他們開採煤礦的方法，完全是舊式的，比方三十二人分成四組，每組八個，第一組專從事挖掘，第二組的人把煤盛在籮筐裏，第三組的人再負責運到半途，然後由第四組的人運到窰口外面。每挖進四五尺，就用木樁頂住，兩邊恰像欄杆，頂上的那一排，却像一個無限長的樓梯橫在那裏，為了節省木頭，同時也因為不能架得太高的緣故，所以他們在裏面都不能直立着走，只能彎下腰去爬行。日子久了，這一羣黑臉雷公，自自然然的成了駝背，而害咳嗆病和肺病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增多了。

光陰像故意和他們為難，工作越忙，日子也便特別過得快，眼看着交二十萬斤煤的日子只差一天了，但塊煤的數量還不到十萬斤，挖出來的都是些屑煤，直田是個好勝的小夥子，他覺得如果沒有在預定的日期把二十萬斤煤送去，不但與自己的煤山信譽有關，而且會誤了國家大事，所以他今天不但沒有吃飯，連喝水的功夫也沒有，就那麼一分鐘也不休息地拚命挖着，頭上的汗珠像雨點似的滴在煤炭裏，背上的汗，恰像一條一條的小溪往下流，那些黑煤被汗沖洗了的地方，現出一塊一塊的白肉，看來，整個的肉身，像披上了一身條子花布的衣裳，形成了一種可憐而悲壯的奇觀。

隧道兩傍，點着像鬼火似的菜油燈，因為大家只拚命挖煤去了，也顧不到添油，所以更顯得裏面的黑暗。

「來吧，伙計，左邊盡是塊煤，但是要小心，不要挖的太猛，如果大塊的摔下來，我們都沒有命了。」

直成剛說完這話，直田連忙搶着向前擠。

「我來，我來，這玩意我有經驗，費力小而挖煤多，你們都在後面裝運，挖煤算我的。」

直成直窩那裏肯聽他的，好像他們三個人在那裏實行工作競賽似的那麼死命地往前擠，三把發亮的鋤頭，在黑暗中一起一落，有如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一般的緊張。正在他們興高彩烈，嘴裏唱着「煤山黑又深，出的炭塊像黃金」的時候，突然轟隆一聲，從上面摔下幾塊巨大的煤下來，把他們三個人全壓倒了，只聽到直成慘叫了一聲就不能動了，直田好像做了一場惡夢，正想掙扎着從煤塊下面爬出來救他的同伴，不料整半個煤山都崩塌了，把他們全壓死在裏面。

「不好了，不好了！煤山崩了，趕快去營救他們！」

當承旺聽到裏面發生了慘劇的時候，就大聲叫喚，立刻，整個窰山內外的炭礦夫都騷動了，膽大而有義氣的立刻拿了鋤頭向裏面衝，膽小的就連忙向外跑。

「救命要緊，救命要緊，快來呀，伙計們！」

這時王國定完全忘記了和直田的仇恨，也驚着大聲叫喊起來。

一時二十幾個人都衝到裏面去了，因為煤塊倒下來的太多，整個地挖了半個鐘頭才看到直田他們三

個人的屍體，五個都沒有一個完整的，直田的左腿被挖掉了半邊，腦袋也缺了一塊，但那個紅鼻子還是端端正正地存在着。直成的右手掌不見了，肥胖的背也只剩半邊，直富更慘了，成了個斷頭將軍，當他們三個人的屍體被抬出來擺在窰門口的時候，鮮血把白雪都染紅了。

「唉！雖然煤塊還沒有達到二十萬斤的數目，但我們已經犧牲了三條年富力壯的生命，總算對得起國家了！」

承旺傷心地說着，眼淚像瀑布似的瀉了下來，所有圍在屍體旁邊的伙伴也都流淚了。

「誰去報告易付保長？誰去買板子？我看就葬在窰山的附近吧，三個都是沒有娶親的，沒有兒子祭祀不能進祖山。」

承旺說着，大家又起了一陣騷動，有的主張就埋在這裏，以便每個來挖煤挑煤的人都好憑吊他，紀念他，有人主張他們三個是爲了愛國而死，應該葬在祖墳。

「旺老伯，旺老伯，我將來養了兒子，一定過繼給直田，那麼他可以進祖墳吧？」

「你姓王，他姓謝，你的兒子怎麼可以過繼給他，我看你眞是當王八當糊塗了！」

這是綽號老粗的玉衡說的，承旺順手就給他一個巴掌，責備他不該那麼粗野，動不動奚落別人，同時連忙安慰國定道：「你的心很好，將來有好結果的，你快去報告易付保長吧。」

國定好像奉到了皇帝的聖旨似的，他飛也似的跑下山去了。

五

一朵朵像棉絮似的白雪，越來越下的大了！看看屍體也快被雪蓋住，玉衡連忙拖了兩床草席舖在上面，大家心裏雖然感到萬分悲哀，但工作仍然不能停止，除了分配四個人替他們掘墳穴外，其餘的仍然繼續着運煤。

「他媽的。催煤催的這麼急，要不，直田他們怎麼會死！」

玉衡站在雪地裏，對着天空這麼咒駡着，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憤恨與悲哀。

「還不是爲了日本鬼子，要沒有他來進攻，需要這麼多煤幹嗎？伙計，不要難過了吧，反正再傷心，再痛駡，他們也不能轉來了，我們還是繼續着挖吧，二十萬斤煤，不能因爲死了三個人就不要了呵！」

承旺這麼硬着心腸說，其實他的心裏比誰都要難過。

人，到底是個感情的動物，雖然理智明明知道人死了是哭不轉來的，但他的心裏一悲傷，眼淚就自然地下來了，何況直田是這麼好的一個青年人，他對於朋友誠懇，熱情，慷慨好義，誰都喜歡他，如今一聽到他死的消息，五六個鄰居都隨着易竹保長冒雪來到窰山，大家都哭喪着臉，表示出非常傷心的樣子，尤其使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大嫂也跟在丈夫的後面來了她不顧人家的恥笑，只懷着滿腔的悲哀哥哥地

站在屍旁，她沒有揭開席子的勇氣，好像失掉了知覺似的，連眼淚也擠不出一滴來，她的內心太痛苦了，總覺得直田的死，完全因了那天駡他不得好死而有此結果，她懊悔自已那天不該故意和他鬥氣，如果好好應付他，也不至於王國定和他打起來，說句良心話，她實在是很愛直田的，但爲了自已是有夫之婦，所以極力壓制着感情，現在呢？直田死了，她反而覺得痛快，從此心裏永遠記念着直田，再也不担心國定吃醋，而且即使愛直田愛得發狂也沒有人說話了。

「還站在這裏發獃幹什麼？趕快回去把那只母鷄宰了。弄壺酒來祭一祭，直田是很喜歡喝酒的。」國定說着，王大嫂低下頭來，鼓着最大的勇氣，終於把席子揭開，深深地看了直田最後一眼，然後再踏着來時的足印踹跚地走下山來。

雪把王大嫂的頭巾染白了，她一回到家，就坐在直田常坐的長凳子上，大哭了一場，心裏似乎比方才輕鬆多了。

（註）磅桶是故鄉打禾用的一種器具，四方形，如果遇到有男女曖昧的事情，最野蠻的方法，是用磅桶罩着他或她，以示懲罰。

三十一年十月二日完稿

一個殉難者的妻

是一個冷雨淒淒的黃昏，我正埋頭寫一篇戰時日本文壇的時候，突然房門輕輕地開了，走進來一個像幽靈似的女人，我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像從夢裏剛醒來似的，用驚訝與恐懼的眼光盯着她，半響說不出話。

「你？——」

「我姓黃」。

她不等我說完，立刻接下去說了，那聲音簡直像一個垂死的人發出來的那麼低微，無力而又悽慘。

「啊，你是子君——」

「是的」。

還沒有說出「太太」兩字，她又先搶着回答了。

——唉！一個死人之妻，怪不得她像幽靈似的可怕。

我心裏這樣想着，隨即扭燃了電燈，請她坐下。

在通亮的電光下，她的臉色慘白得嚇人，本來身材很高的，現在因爲太瘦的原故，更顯得像竹竿一

樣挺直了。她穿着一件黑毛領的外套，但已經有好幾處的毛脫落了，本來有三個扣子的，現在却只剩一個了，我把她脫下的大衣接過來，毛是溼潤潤的，猜想她一定沒有坐車。果然，坐下去，她把脚踏在火盆上，熱氣騰騰，像蒸籠似的，幾乎把她的臉都遮住了。我連忙倒了一杯開水給她喝，她却連「謝謝」都不說，只那麼機械地接過來往桌上一放，兩隻眼睛仍然注視着那一雙近在冒着熱氣的脚。我害怕她冷，特地添了些易於燃燒的「歡喜炭」，立刻便發出一陣劈劈拍拍的響聲。我想告訴她應該把頭抬起來，免得有炭屑跳進眼裏，但看她的視線仍然望着鞋子沒有移動，我不敢打擾她，只輕輕地把櫈子移過來靠近她坐着，故意裝做不知道子君死了的態度輕輕地問她。

「子君先生的消息怎樣了？」

「死了？屍體都搬回來了！」

她仍然望着火盆，無數亮晶晶的淚珠，開始在他的眼眶裏遊泳，我的心裏也充滿了說不出的淒涼，我想找幾句什麼話來安慰她。但是想了很久，那些話仍然藏在我的喉頭裏吐不出來。

「唉！誰想到他犧牲的這麼快呢？」

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背上感到一陣冰冷。

「可不是嗎？我總以爲他還在人間，四個多月沒有音信，一定是被敵人俘虜去了，或者因爲環境的不自由，不能給我寫信，誰知他早死了，到現在只剩下幾根骨頭。」

——天，祇剩幾根骨頭，這話，誰聽了不痛心呢？

「你是幾時知道消息的？」

沉默了幾分鐘，我不能不這樣問她。

「是一位比子君晚去兩天的王先生說的，他告訴我子君和老方是死在和他們同去的程天豪手裏，那傢伙就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怎麼？程天豪殺死子君和老方，這是什麼話？他不也是被政府派去敵後做祕密工作的嗎？」

我好像墮入五里霧中似的驚訝起來。

是的，他害死子君他們了，誰想到他突然叛變做起漢奸來，要不是他供出祕密，他們不是很容易通過檢查那一關嗎？本來都是約好了說是做買賣的，而且良民證也都弄到了，誰知喪盡天良的程天豪中途變志 終於供出祕密來了。」

「唉！該死！該死！這混蛋，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敵人那邊做起官來了，但是，不用着急，不久他也會有着和子君一樣的結果的。」

「當然，做漢奸，難道還有好下場嗎？不是給日本人槍斃，就是我們殺死他。」

她用上牙緊緊地咬着嘴唇，差一點血都咬出來了。我知道她這時的心裏是充滿了憤恨和復仇的火燄，爲了要多知道一點子君死後的情形，又繼續地問道：

「你怎麼知道子君死在什麼地方？」

「也是玉先生告訴我的，不過他只說出一個大地名，子君他們死的地方，叫做梨子村，那裏設有日本人的特務機關，只要行跡稍為可疑的人，統統都被他們弄死了。」

她這時候說話的聲音比較大了一點，兩只眼裏充滿了悲憤的火燄，她不待我再詢問，接着又敍述下去：

「唉！你夢也想不到他們死的是多麼慘！敵人槍斃了他們兩個後，就提起兩條腿來像拋棄一條死狗似的那麼往河裏一丟，經當地的老百姓跪着哀求，才保存這幾根骨頭。」

「到底是中國人　他們太好了！」

我僅僅只能說出這幾個字，我的喉間裏像有什麼東西塞着一般哽住了，全身感到一陣麻一陣冷似的發抖。我不能再聽到「幾根骨頭」四個字，然而他又繼續着說了。

「可不是嗎？當敵人要把屍身投河的時候，站在屍旁的那些人說：「不要丟吧，我們來替他弄副板埋着，讓他保存幾根骨頭。」敵人怕他們洩漏了秘密，用刺刀對準他們的胸膛罵道：「巴高野魯，他們又不是你的老子，你埋他幹什麼？再說，連你們也用一槍結果。」誰知他們不但不害怕，反而都一齊跪來了。結果是他們的熱淚感動了敵人的獸心，他們沒有丟下河了，老百姓們連忙集了些錢買兩副板來埋了他們。」

聽到這裏，我的淚再也忍不住了，記得第一顆是掉在火盆內。她用衣袖擦了一下充滿了淚水的眼睛我知道她一定忘記了帶手帕，連忙從抽屜內找出一塊潔淨的遞給她，却被她拒絕了。

「屍體已經腐爛了，要不是我認識那根皮褲帶，怎樣能分得出那是子君的，那是老方的。」

她的淚像貫珠似的滾着，我只嘆一口氣，叫了一聲「天！」

宋媽端上飯來了，我想留她吃飯，明知道她這時悲哀得連一口水都吞不下去的，但時間確是吃飯的時候，她搖了搖頭，站起身來想走，我很懂得她的意思，叫宋媽把飯端下樓去自已吃，我請她坐下來繼續着談。

「你吃飯吧，我明天再來。」

「不！我和你一樣難過，一點也吃不下。」

她真的很自然地坐下來了，於是我開始問她怎樣找到子君的骨頭的。

「唉！說起來話太長了，我化裝一個叫化婆，經過一個半月才找到梨子村，要不是我的眼淚感動了一位八十歲的老太太，我不能這麼快就找到子君的骨頭，她告訴我子君是他的兒子挖了墓穴埋下的，如果要掘開坟墓把屍體取出來，只有在晚上十二點以後悄悄地去偷，否則給敵人看到，連這村子裏的人都要遭到浩劫的。我當然聽從他們的話，在一個黑漆漆的晚上，老太太的兒子拿着鋤頭斧子，我僅僅帶着一個包袱，一盒火柴就那麼躡手躡腳地跑到了坟前，我生怕他在黑暗中挖錯了別人的墓，連忙跳下來

祈禱蒼天，希望神把子君的墓指示給我們，其實，這是不必要的，老太太的兒子記得很清楚，他挖開了土，打開板子之後要我去認，劃燃火柴一照，天！那裏還能找到我的子君呢？肉體早已腐爛，只剩一堆白骨了！當時我暈倒了，醒來大哭一聲，却被那男子的手掌把我的嘴封住了。這時我才明白自己處在什麼環境，於是只好忍住哭聲，匆匆忙忙地把骨頭用包袱包了回來，這一夜，我就緊緊的抱着骨頭睡覺。

「抱着骨頭睡覺，你不害怕嗎？」

「不！一點也不害怕！一路來我都把骨頭當做枕頭，白天當做包袱背着，晚上當做枕頭枕着，回到家來，我把他的頭骨供在香案上，日夜焚香禮拜，把其餘的骨頭都燒成了灰，用布袋盛着，每晚都枕在頭下，唉！子君眞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堂屋裏打坐，燒了紙錢之後，就閉着眼睜等得子君的靈魂歸來，突然，一陣旋風把大門吹開了，我的周圍被一種冷得不能忍耐的空氣包圍着，我全身打起冷戰來，空氣越來越包圍我緊了，牠好像十個人，不，牠好像眞的是子君回來了，我這時張開着兩手，希望子君來拉我同去，可是在空中撈了半天，什麼都沒有，不久這一陣冷得怕人的空氣慢慢地散開了，我的身上又感到異常輕鬆，我站起來，想跑去門外看看，是不是子君，因爲死在外邊的原故，魂魄不敢進門，果然門外有一個黑影，我走近一步，他也走近一步，我認得出，那的確是子君的影子，我伸手去抓他，什麼都沒有抓到，手心裏却抓到幾滴血，我想這一定是他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

聽了這一段像神話似的敘述，我突然毛骨悚然起來，我望望門外是不是有一個黑影，我忽然打了一

下來頭，她看出我的恐懼來了，連忙握住了我的手說：

「不用害怕，子君是好人，就是做鬼，也不會傷害你的。」

「…………」

我不知要怎樣回答她才好，只苦笑了一聲，裝做很鎮靜的樣子繼續和她談話，其實我心裏倒很希望她快點離開這裏，因爲整個的房子都被一種陰慘慘冷森森的空氣包圍着了，我好像走進了地獄似的感到空虛，恐怖。

當我想要問幾句關於老方的太太以及她自己以後怎樣生活的話，還沒有開口，說話的機會又被她搶去了。

「我昨天看到子君，而且他和我說了許多話。」

她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絲微笑來。

「是做夢吧？」

「不，眞的看見他。」

「那麼你是放了陰麼？」（註一）

「對了。前天我和媽媽妹妹三個人去一個巫婆家裏，紙錢燒過後不到五分鐘子君就來了，起初一把拉住母親的手喊媽媽，接着他說：「媽媽，我沒有孝敬你老人家，我害了你的女兒，我對不起你們，這

次是被朋友出賣了，我在陰間還要想法報復的！」說完，他又一手拖着妹妹說：妹妹，你要好好學戲（註二）將來好安慰你的老父母，你要勸你的姊姊莫悲哀。」最後輪到我了，他流了很久的淚才喊一聲：「我的妻！」當時我哭暈了，不知他還說了些什麼，後來母親告訴我子君對我說了許多話，最要緊的是：「我為國家民族而犧牲是應該的，你不要為我難過，你嫁給我六年了，從沒有過一天好日子，我現在又丟下了你，家裏的責任都付託在你身上，唉！妻呵！你太苦了！」最後他說：「這世我倆夫妻不到頭，且等來世再團圓。」

我知道這些話都是巫婆說的，她根本沒有看見過子君，更永遠不會聽到他的說話，然而只有從迷信中才能夠得到點安慰的她，為什麼不讓她麻醉着自已的腦筋呢？

「還說了些什麼？」

我故意裝出很相信這些話都是子君說的那麼認眞地問。

「他要我嫁人」他說：「你不要再想着我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他們四個人的生活都要靠你來維持，唱戲是最辛苦而又賺不到什麼錢的事，你還是結婚吧。」

我想這是一個好機會了，不妨暫時把死人的事丟開來談談她此後的生活計劃。

「那麼，你對於子君的話，覺得怎樣呢？」

突然，她像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的，傷心地哭起來了。

「不！不！我絕對不再嫁人！子君對我太好了，幾年來，我們夫妻從沒有吵過半句嘴，他的前妻和兒子，都盡量地虐待我，壓迫我，但我爲了子君太愛我的原故，一切都能忍受，我如果再嫁人，我對不起子君，對不住我自已的良心！」

嬌憤憤地大聲說着，好像我在逼着她出嫁似的，要在平時，我一定覺得好笑；然而今天聽着這些話，我的心只是感到一陣陣深刻的悲哀。

「當然，結婚並不是你的出路，現在我要和你談的是你們一家人目前的生活怎麼辦？」

「我們的生活嗎？我連想都不敢想，子君走時，只留下五塊錢給我，他說不久就要回來的，即使不回，也會託朋友送錢來的。我因爲不能和他的大老婆住在一塊，所以就在子君走後的第二天回到娘家來住，過了半月，我跑去那邊打聽是否有子君的信來，誰知那惡女人已把一切的家具，還有我的箱子，舖蓋，用具……通通搬到鄉下去了。門上一把鎖，要不是住在隔壁的鄰居王大嫂替我套開，我連門都不能進去。

「那棟房子是子君的嗎？」

「本來是的，但現在賣給別人了。」

「你分到一點錢嗎？」

「沒有，一個銅板也沒有。賣房子的時候，由他的兒子經手，我連消息都不知道，直到前月我又去

看信，才知道別人已搬來住，房子早就賣掉了。

「不能找他們分一點嗎？」

「不能，不能，快不要說了，遜子君借別人的三百多塊錢的債，他們都不肯還，要我來負責。現在債主天天來我家裏逼債，你看如何得了？」

「唉！真的怎麼得了？」

宋媽第二次推開門進來，問我們到底吃不吃飯，她走近我們的桌前一望，我以爲她來添茶，但誰知她是特地來看鐘的。

「快十點了，外面早打過更，你們難道還不餓嗎？」

宋媽帶着驚訝而又有幾分不耐煩的神氣問。

「早已告訴你不吃飯，爲什麼還要來嚕囌，在我沒有叫你之前，你最好不要進來。」

宋媽的臉上帶着莫明其妙的勉强的笑容走了。

「今天特地來找你，請借我二十塊錢，從明天起，我要請和尚爲子君唸三天經，講好的價是六十塊，我借到了四十，還差二十。

「呵——！」

這問題就使我爲難了，前天雖收到二十塊錢的稿費，買米，買菜，就用去了四分之三，剩下的五元

還想去買油，即使一個都不留，通通給她也還差十五元，何況她又要用得這麼急，似乎立刻就要。

「唉！在你這樣窮困的時候，爲什麼不慢一點唸經呢？」

我知道要勸她不要化寃枉錢請和尚唸經是辦不到的，只好這樣從旁商議。

「不！再不能慢了，子君已經死去四個多月了，再不給他唸經超度，他豈不要在地獄裏受盡磨難嗎？」

「不！絕對不會的！他的呼吸一斷絕，就得到解脫，永遠沒有苦痛，沒有磨難了。何況他是爲國犧牲，在陰間，也許和陽間一樣還會受到種種的優待呢。」

我突然由優待抗戰軍人家屬而聯想到閻羅王優待抗戰鬼的身上來。

「不行，我要給他唸經，日子已經看好了，決不能改動的。」

她很堅決地說。

「爲什麼要這樣多的錢呢？」

「吃他的飯，燒他的紙錢——一併在內呀！」

這時我眞替生者感到無限的悲哀。自己窮到一家人餓飯，還欠了人家三百餘元，債主又在家坐索，自己像乞丐一般，向人家借來的錢，白白地送給和尚——整天不做半點事的寄生蟲，天下還有比這更愚蠢更矛盾的事嗎？然而這種悲哀只能藏在我的心裏，對她是不能說的。她需要麻醉腦筋，而迷信正是麻

醉麻腦筋唯一的方法，丈夫死得太慘，太傷心了，她此生再也找不着別的快樂與安慰，讓她去相信丈夫是有靈的吧。

「那麼，那二十元慢幾天給他可以嗎？」

沉思了半響，我這樣問她。

「不能的，要做一次給他。」

「要是昨天你來找我便好了，那時手裏正有二十元稿費，現在只剩下五元了，你今天都拿去吧，其餘的十五元，等我向別人去借，但能否在明天借到，我還沒有把握，你如果能向別的地方想法更好，否則——」

她把頭搖了幾搖，深深地嘆了一聲，視線又落到火盆上，像剛才初進來坐下一般的姿勢。

「那麼，就決定由我去想法吧，唉！活着的比死者還要慘，還要可憐，這都是日本鬼的賜與啊！」

我忽然說出來這兩句使她聽了難過的話。

「我還好，我終於把他的幾根骨頭尋回來了，老方，唉！老方的妻遠在柳州，她這時一定還在做着丈夫生還的夢哩。」

「真的，老方的妻太慘了，她和老方剛結婚不到半年，就遭遇着這樣的不幸。早知如此，她不回柳州，住在長沙等消息就好了。」

「如果她在長沙，我當然要約她一同去收屍。」

窗外的雨聲越來越大了，室內的溫度驟然降低了很多，我感到微微的寒意，房子的內外周圍，通通被陰森的寒冷，悲慘的回憶籠罩着了，似乎有一種窒人的氣壓，壓住了我們，兩個人的嘆息都顯得特別沉重而悠長，我忽然憶起了在南寧時，老方寫在我小扇上的一首詩來：

「瘴雲雨，偏五溪，沙明水碧，聲聲不斷，祇勸行人休去，行人今古如織……征衫濕盡，馬蹄難駐。」

回憶當他自命爲濟虛道人揮寫詞畫的那種飄洒天眞的姿態，至今歷歷在目，而今他是與我們相隔兩個世界了，永遠不再相逢，多麼渺茫的人生呵！

「不要過於悲哀，你應該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爲抗戰而犧牲，是有價值的，光榮的！」

我看她又在用衣袖擦眼睛了，連忙說着安慰他的話。

「是的，他們是爲國壯烈地犧牲了，可是我們這些未死的人呢？」

「不要着急，你們的生活，政府自有辦法，我們這些未死的人，更應該英勇地踏着死者的血跡前進才對得起死者，對得起國家。」

一直到這個時候，她才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口冷茶。

「添點熱的吧？」

「不！我若辭了，打擾了半夜，實在太對不起你，請原諒我是為了子君的原故吧。」

我又不知要用什麼話來回答她，祇告訴宋媽叫了一輛去明月街的車子，就在大雨滂沱中，我送去了她——一個收拾丈夫殘骨歸來，失掉了靈魂的可憐底女人。

（註一）「放陰」是湖南的一種迷信，道人或者巫婆用催眠術把要求與死者見面的人弄得昏昏沉沉，然後他假託死者說話，還有一種，放陰的人裝死，直接與生者談話，這裏所寫的是屬於第二種。

（註二）子君的太太過去是個在湘南有名的女伶，自從和子君結婚以後，便沒有再登台了，但他的妹妹仍繼續着姊姊的職業。

還俗

首先，我應該寫下我的懺悔：我是個有罪的人，我吃了整四年的寃枉飯，我把最寶貴的歲月在寺院無聊中渡過了，我現在正對着玉皇上帝在懺悔我的過去，而且發誓此後要做一個有用的人，決不再這樣蹉跎歲月，懷着一顆對社會完全失望的心來得過且過了！

今夜的月色太美了，我好像生平沒有看到過這麼美的月亮，牠從東峯的後面出來，如今正照在我住的房頂上，大概十二點早已過了吧，我靜靜地一個人爬起來站在窗口眺望了很久，我想大叫幾聲，但

害怕，離了別的同伴，我悄悄溜了門溜出去跑到蒼龍嶺上去痛哭一場，又怕師父疑心我有意開小差，或者有什麼不軌的行爲、實在的，我說不出今夜的心境，我太興奮，也太慚愧了，我想，像我這種過着行屍生活的人，是應該被淘汰的，因此我願意乘着今晚這樣美麗的月色由捨身崖跳了下去，該是多麼痛快的事，除了我，誰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上帝如有知。 他應該了解我內心的苦痛， 而幫助我完成這志願。

說起來，我實在太慚愧了！我進過中學，而且幼時在家，也讀過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古文評註之類，我雖然不很聰明，可也並不見得怎樣愚蠢，十四歲的時候，我就抱着一個很大的志願：我要改造這社會，反對不合理的婚姻！因爲那時家裏已經替我定了親，聽說那位小姑娘的臉上有些黑斑點，我覺得這太不像話了，年紀輕輕的人臉上就有毛病，到了年老，不更難堪嗎？那時，我簡直是一個唯美主義的崇拜者，我愛美甚過愛我自己，愛我的父母，乃至世間任何寶貴的東西，不錯，我自己也長得很不錯在中學時就有美男子之稱，但也有不少的同學，譏諷我是小白臉的。

我的家境很富裕，父親是個做紙烟生意的人、他的性情很豪爽，喜歡結交有義氣的朋友，常常半夜三更在酒樓裏和朋友喝得爛醉爛醉他回來，就拉着母親的衣袖說：

「我的好女人、明天我去買花花衣料給你做件好衣裳，你不要太辛苦，改天我發了大財帶你遊上海，南京去！」

而母親呢，老是把父親的手一摔，嘴裏罵着：

「醉鬼，少喝兩杯不好嗎？如果嫌錢太多就把牠丟在糞缸裏，每天喝這麼多酒，不怕把肺肝弄壞了嗎？」

接着是爸爸的哈哈大笑聲和媽媽的咒罵聲混成一片。

說起母親來，的確是一個很賢慧而可憐的女子，她只知道整天勤儉，整天爲兒女做馬牛，整天侍候翁姑，侍候丈夫，她沒有一點嗜好，除了喜歡吃棗子，喜歡在月亮底下紡紗而外，據說，她的喜歡吃棗子，是有原因的，嫁到我家來的第三年還沒有生育，祖母就不高興起來，她罵母親是一隻公鷄，連蛋也不下一個，就在那年的元旦，父親替外祖父母去拜年，外祖母給了父親一包大紅棗，並且告訴他把這帶回去要母親通通煮着吃了，因爲這是供過神來的。

「棗子，棗子，吃了早生貴子。你這麼對你的妻說，她一定會吃的。」

末了，外祖母又這麼囑咐我父親。

說來奇怪，果然，母親吃了紅棗的這年冬天就生了我這麼一個又白又胖又美麗的孩子，從此母親最喜歡吃棗了，而且常常勸鄰居的女人吃。至於她喜歡在月下紡紗的原因，那是爲了省燈油，同時她喜歡月夜的清明，寂靜。當初秋的夜露，浸淫了母親的衣裳時，我還聽到不斷的紡車聲在和蟋蟀的叫聲相和答，唉！母親一生都是在勞苦中生活着的阿！

父親喜歡看三國志，七俠五義，水滸……一類的舊小說，而且喜歡把那些故事在酒後像說書似的講給我們聽，他希望我將來能成爲一個俠客，爲那些被强暴者欺凌的人打抱不平，但母親剛剛和他相反，他希望我將來長大了安守本分地做一個好農民。她不希望我讀書成名，也不希望我做生意發財，她常常唸着這樣的句子：「命裏有錢終須有，命裏無財莫强求」。她是個自始至終的命運論者，不羨慕別人的闊綽，更不輕視別人的貧窮。

在家裏，我是長子，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家住在石家莊，可是祖先是常住在蘆溝橋畔的。唉！提起蘆溝橋，這名震中外的中華民族戰爭的發源地，誰不知道呢？我應該感到一種無限的光榮，無限的興奮！五年來，我們英勇的抗戰都是爲了蘆溝橋的砲聲所引起的。但是我，唉！太慚愧了，我簡直不配做一個中國人，不配生長在蘆溝橋畔，像我這樣的人，簡直侮辱了蘆溝橋，也侮辱了抗戰……

然而，難道眞的是我的罪過嗎？我知道懺悔，至少，我現在是覺悟了！我不應該那麼消極，那麼懦弱的，爲什麼一個剛滿二十二歲的青年就已經做了四年的道士了呢？

我曾參加過抗戰，那完全是出於自動的，我的滿腔愛國的熱忱，我相信比誰也要熱烈，也要堅强，我不但自己願意爲國犧牲，甚至希望我的全家也都爲國犧牲，後來我受傷了，並沒有告訴母親，我知道那會使她聽了而感到萬分傷心的，因爲我是個長子呀！

也算我們倒霉，剛剛遇到一位喜歡利己損人的院長，有藥不給我們吃，有針不給我們打，有牛奶不

給我們喝，弟兄們整天叫的多麼悽慘，但他只當做耳邊風似的喝他的酒，打他的牌，玩他的女人。把藥品和牛奶都送進店舖裏去賣錢，誰會相信呢？人家在戰壕裏流着鮮血，帶着滿身的創傷回來，負一個傷兵醫院院長責任的人，居然這麼拿我們的數百條生命開玩笑　我們沒一個不憤怒不痛恨的，恨不得用我們殺過日本鬼的槍來殺死他，但有幾位傷官勸我們忍耐，年輕人不要輕易動火，我們的流血犧牲是爲了國家民族，雖然遇到一兩個民族的敗類，我們應該可憐他，原諒他的愚昧，而且將來他們這種自私自利的人也絕對不會有好的結果的！

經他這麼一說，我們的火氣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了。

傷愈之後，我被這一位朋友介紹到被服廠工作，又看到許多令人痛心的現象，比方拿士兵穿的棉軍裝來說吧，照理應該在夏天就做好運到前方去的，以便在冬天送到士兵的手裏，而他們往往把棉衣堆在屋角裏喂老鼠，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還沒有運走，只要是一件棉衣，不管裏面裝多少棉花，誰也不去過問，還看到許多營私舞弊的情形，我是不忍描寫。

我太純潔了，過去從來沒有看到什麼壞的現象，我的腦海裏像一張潔白的紙，以爲世界上的人都是好的，都是和我一樣沒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只有滿腔愛國愛民族的熱忱，誰知社會竟不是這麼回事，從原始時代一直到現在，整個的社會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鬥爭史，他們美其名曰適者生存，其實貪贓枉法的都能升官發財，一輩子過着舒適的生活，而奉公守法，明哲保身的人，常常有飢餓的危險，也許有人以爲

這話過火，那麼請看看現實吧，朋友！

總之一句話，我太消極了！我對於整個的社會抱悲觀，我想我一片安淨土生活下去，看不到一點骯髒的現象，於是想到出家，加之從小我就愛好山水的，所以擇定了華山做我的目的地。

我滿懷着新的希望，就在一個炎熱的夏天中午來到了××縣。

我開始過着修道的生活了，不但服裝通通改變了，生活改變了，而且整個的心境也改變了！

「天下這麼大，何處是乾淨土呵！」。

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就看到這許多黑暗的事情，怎叫他不灰心喪志，而往出家的這條路上走呢？

出家，呵，只有出家是我惟一的出路，只有出家，能解脫我的苦惱，而達到光明的彼岸，實現未來幸福的人生。

人們以爲和尙道士就沒有希望了嗎？不！他們的希望比一切人都大，比一切人都要熱烈，他們是在想「不修今世修來世」，他們也和基督教徒似的，整天夢想着做神仙 上天堂，或者來世做個大富大貴的人，凡人的希望在眼前，出家人的希望在未來，在來世、唉！其實是一樣地渺茫，一樣地可憐呀！

我過了四年的道士生活了！我應當深深地懺悔，四年來，我忍心不給家裏去一個字，也不給幾位最好的朋友通信，我改名換姓悄悄地逃到華山來出家，生怕有認識我的同鄉，或者同學，或者軍隊裏的伙

伴來遊山而認出了我，又把我拖了回去。四年來，雖說我的生活過的很平靜，很安穩，但一顆心常在驚濤駭浪之中，只有晚上是我眞正休息的時候，上完了殿，我什麼事也沒有了，就躺下來看看雲天，聽聽蟬聲，如果是有月亮的晚上，我總喜歡坐在松樹下看月亮，我想這時母親也許還在月下紡紗吧？她也曾想到過她的兒子的下落嗎？也許以爲早已做了敵人的刀下鬼，也許以爲兒子在外面升了官，娶了媳婦，唉！母親呵，你那裏會想到兒子會來到太華山上修道了呢？

今夜的月色太美了，她是那麼一秒鐘也不放鬆地直照着我的臉，照着我的心房。好像我的過去和未來都被她照透了似的，我難過，我流淚，我想痛快地把心中的一切秘密向她傾訴，希望她能夠把我的淚眼照給可憐的數千里外的母親看，把我的心事轉達給我終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聽，還有，月亮呵，你也該告訴我，幼小的弟弟妹妹們該沒有受到鬼子的摧殘而永別了人間吧？那位有黑斑的小姑娘，也該長成亭亭玉立的小姐了吧？她一定還在候着她的未婚夫衣錦還鄉，夢想着洞房花燭的快樂。唉！那曉得這只成爲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了！

上帝，我應該深深地向你懺悔，想着今夜有這麼好的月亮，我香也不點，神燈也不照，就這樣跪下來向你懺悔，求你饒恕我四年來的罪惡吧：

四年來的生活，名上義我是在修道，實際上我是在逃避現實，過着像寄生虫一般的生活，初來時，

我對於這種清靜無爲的生活，似乎很感到興趣，沒有一點塵世的苦惱，沒有誰來找你麻煩，一天到晚不愁吃，不愁穿，抱着「出家人吃十方用十方」的主義，敲敲鐘，唸唸經，有時也下山去背點油鹽米菜，見到道友做個揖，說一聲「慈悲」，自以爲是天上神仙，眞有說不出的快樂和自由。

但是不久，苦惱開始發生了，難道我就這樣過一輩子嗎？現在二十二歲，如果活到八十歲，我也還有五十八年，天，五十八年，即使不算潤年潤月，單照一年三百六十日來算，也有兩萬零八百八十天呀，難道我就這樣把日子糊里糊塗地打發走嗎？我是個年輕人，我有沸騰的熱血，也有一顆救人救己的赤心，更有滿腔的希望，不管前途是多麼渺茫，社會是多麼黑暗，假如我有決心，我能克服一切困難，也能忍受人們給我的刺激，我只要照着我的理想做去，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難道什麼事不能成功？

上帝，我從這時候起，開始對於目前的生活感到厭倦起來了　起初看見那些來遊山的人，我總覺得自己清高，自己是天之驕子，自然界的寵兒，他們也都羨慕我們這種像神仙一般的生活，但現在呢？正正相反，我見了那些流着汗來遊山，又流着汗趕回去工作的人，生出無限的景仰與崇拜，我覺得他們才是了解人生意義，配活着在這世界的人，他們勞碌了半生，難得有兩三天的時間來到華山瞻仰名勝，我呢？我憑什麼來享受這兒的風光？修道嗎？連我自己也懷疑，難道每天唸幾遍經，叩幾十個頭，就可以成仙嗎？不錯，水滴石穿，只要我終年不息地這麼苦修下去，也許將來有成仙的一天，但爲什麼神仙只見於書上所載，而我們，乃至我們的上兩三輩子也並沒有看到過呢？即使進一步說，未來也許我們都是

神仙，但做了神仙，試問又有什麼好處呢？難道眞的神仙就沒有苦惱了嗎？誰又敢担保？誰又能知道？

上帝，我越來越迷惘了，越來越糊塗了，我不應該出家的，我是個凡夫俗子，是個最平庸的人，否則，爲什麼這些問題還會鑽到我的腦子裏來，而且時時刻刻糾纏着我，使我感到非常苦痛呢？

如果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他對於前途感到絕望，或者他是受過不知多少人生的辛酸苦辣來的，他想到出家，還可以原諒，但像我們這班年輕的人，正是欣欣向榮的時候，却都逃避了現實，把對社會對國家應負的責任，通通卸盡，想起來，的確是多多不應該呵！

不可諱的，這時我又想起幾個年輕的道友來了，他們之中有的是剛從中學校出來的，有的因爲做生意失敗了，憤而出家，有三位都是在前方抗戰，受過三四次重傷後，因爲看到社會人士對於傷兵的漠視，和部隊中許多不合理的事實而感到痛心就毅然決然出家，還有幾位是爲了害怕抽壯丁才來到華山的，將來抗戰結束後，他一定又會回到家裏去，也有因爲貪圖安逸或者和誰打官司而躲到這裏來的，平時這些秘密絕對不願讓別人知道，但是今夜，我要把自己的秘密和別人的秘密，通通洩露出來，我要代表我自己，同時也代表那些年輕的道友向上帝懺悔，我們實在太自私了，有幾個是眞正來修道的呢？不過藉口來過過安逸生活而已。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一般人看來，都以爲我們住在這樣名勝地方，每天吃的用的都是由四方人士供給，實在再幸福沒有了。其實我們的生活，說得過份一點，比乞丐都不如，出去化緣的時候，有時一連

走了五大家道士境裡鏡也撈不着，甚至還要挨人家一頓罵，冬天，當整個的華山都被白雪蓋着，老君犁溝完全被冰封住了的時候，我們仍然要下山去買一切食用的東西，有時也許遇到吃人的野獸和毒蛇。生命都保不住有危險，砍柴，挑水，掃地，燒火，做飯，洗衣，那一件不要我們親自動手？而且出了家的人，什麼嗜好都戒絕了，一切的物質享受都願不到，這種吃苦險絕的單調生活，非下了十二萬分決心的人又誰能長久地住下去呢？

有時我很懷疑，究竟這許多出家的人，到底是爲的什麼？一個人的受苦，應該有代價，或者於己於人都有益處，但是出家，忽然增加社會一層負擔，而對於自己絲毫好處也沒有，道士本來是宗教之一，總是有存在的位置的，但是在華山，太缺少研究宗教的道士了，無論是年老的，年輕的，他們大半都只知道唸經，吃飯，睡覺，招待客人、常此下去 實在太危險了，宗教會一天一天退化，而只知道吃飯的人卻一天比一天增加了，尤其最令人痛心的，出家的人，也有那些鈎心鬥角的事發生，也有那些捲款潛逃，師父打徒弟，徒弟欺負師父，甚至還有吃喝嫖賭，無所不爲的事發生，唉！想到這裏，我又傷心起來了！何如是乾淨土呵，除了死，我想再也不能解除我的苦悶，但是死後又誰能担保地獄天堂不是和人間一樣呢？我們既然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的，如果靈魂再受苦，不是更可憐嗎？

思來想去，我還是還俗吧！

呵，還俗，這在一般道友聽了，該是多麼可恥的事，但我認爲是很光榮的！我既生而爲人，就應該

盡點人的責任，爲社會做點人的工作，我不應該這麼年輕就消極，人生究竟是可貴的，值得留戀的，我自從離開了家庭和朋友，就感到特別寂寞淒涼，我拚命把熱情壓住，不讓他思念家庭，思念朋友，但人，終究是有感情的動物呵！他需要溫暖，需要熱情，需要安慰，何況一個剛滿二十的青年，本來對於自已和社會都懷着無限希望的，怎能讓他一輩子過着「古佛青燈」的生活呢。

上帝，就在今夜，我虔誠地跪在你的神像面前懺悔吧，我要還俗回到人間去了，我知道純潔的心靈，又不知要遭遇到多少無情的打擊，但我決不胆怯，決不灰心！我要以大無畏的精神來迎接一切需要加到我身上的磨難，我不消極，也決不再避逃現實了！本來我想今晚去跳捨身崖的，但理智告訴我，那又是多麼愚蠢的事呵！自殺，究竟爲了什麼呢

從明天開始，我又恢復了本來面目，我是個俗人了！在道友中，一定有不少是責備我的，甚至一提到我的名字就會唾罵鄙棄，但我敢斷定人生的戰塲上又多了一個戰鬥的勇士，我敢說此後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一定要比出家之前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要大，因爲我了解的事物更多了！只有進取，只有奮鬥，才能找到光明，找到人生最後的出路！

我準備着受苦，但我一點也不害怕，明天，我就要脫離華山，（這消磨了我四年光陰的聖地，我永遠紀念着你！）回到人生的戰塲去了，我並不回家去看年老的雙親，弱小的弟妹，我仍然需要回到那砲火連天的戰塲，獻身於民族解放的鬥爭。

上帝，祈禱你能賜給我以更多更大的勇氣！

三十一年，八，一三，五週年紀念日完稿於華山三元洞

女客

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夏天的黃昏，我剛吃完晚飯在房裏洗臉，號房跑來說有位女客找我，還有一個學生同來的。

「這時候那裏來的女客呢？」我心裏想。

在這距離長沙城二十餘里的新河，是很少有客人下午來的，而況又是個女客，但當時來不及思索這客人究竟是誰，連忙放下了毛巾去迎接她。

「阿，文芳，文芳，你還認得我嗎？我是你幼年時代在大同鎮的老同學阿！」

兩個客人我都不認識，但女的似乎在什麼地方曾會過一次，不過印象很模糊，她穿着一件長過膝蓋的深藍竹布衫，袖口有一尺那麼大，我想這也許還是她出嫁時留下來的新衣吧？褲是土青布做的，黑絨鞋子，尖頂上繡着兩朵小蓮花，穿在那雙至長不過三寸半的小脚上，顯得別有一番風味，臉上還是些海

豬皮似的縐紋，頭髮已經白了一半，一看就知道是個老實人，兩隻眼裏充滿了溫存和靄的光輝。

「請進裏面坐吧，幾時到長沙的？」

「我望到了她：一捲小小的被包，和一隻紅木頭箱子，（還在我的故鄉，叫做書箱，）知道她是剛從鄉下來的。

「我的東西要拿進去！」

她兩眼註視着行李不肯離開，一雙小脚站立不穩，整個的身子像在春風中搖蕩着的柳枝。很多年沒有和小脚女人相處過的我，生怕她跌了下來似的感到不安。

「不要緊，號房會送進來的。」

聽了我的話，她仍然站着不動。

那位送她來的青年祇向我行了一個鞠躬禮，便匆匆地跑了，我留住他，他說：「我在學校衹請了兩個鐘點的假，要趕快回去。

看看天色愈來愈黑了，我也不敢留他喝茶，祇催促着女客進去，我知道她一定是空着肚子來的，連忙吩咐廚房預備茶飯。

她生怕自己一走開，箱子鋪蓋便會被別人搶去了似的不敢進去，這時我顧不到號房在吃飯了，祇催他先搬行李進來。女客一面走，一面不住的回頭來望望那兩件行李。

，號房也許因為正在吃飯，不高興這位客人的叨擾，也許是瞧不起這兩件破爛的行李，所以提下來就擲了丟在屋角裏。」客人立刻起身來整理：先將箱子放在凳上，有鎖的那邊移在裏邊，然後把被蓋放在箱子的上面，又用手指彈去了被包上的灰塵。

吃了飯後，她要洗澡，在我叫人準備脚盆和熱水的時間，她一個人跑上操塲散步去了。

「她倒很懂得衛生，吃了飯知道去散步，散了步回來洗澡，洗了澡便睡覺，多麼舒服呵！」

想到這裏，我不由得笑了。

號房和陳媽都呆呆地望着這位鄉下客人發笑，我的心裏像發生了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那樣忐忑不安

她洗完了澡後，很不客氣地對我說：

「床鋪在那裏？我在船上被太陽把頭晒暈了，很想睡一會呢。」

「好的，舖就在裏面，請休息吧。」

她的運氣還不壞，要不是王先生害病進城去了，她那裏有地方睡呢？

正在我想着她來這裏幹什麼的時候，她一屁股就坐到我的床上來了。

「文芳，我自從曉得你在這裏當校長，我實在高興的了不得，所以特地來這裏請你幫我找點事做。」

雖然離開了故鄉二十載的我，不能說故鄉的話，可是聽，我是聽得懂的，「找點事做」，這是

困難的事情呵！以這樣一個白髮蒼蒼，三寸金蓮的鄉下老婆婆到這繁華的長沙來，能夠找到什麼工作呢？

「我想你一定要幫我的忙的，我這樣老了，又這麼天遠地遠地跑來。你小的時候，我很愛你的，你母親周老師也很看得起我，我來幫你教書吧，初小一二年級是教得下的，我的古書讀得很好，周老師通知道。」

她很自負地說着，我眞不知道要怎樣回答她才好，給她一個失望的回答嗎？懷着滿腔希望來到這裏的她，一定受不了這當頭一棒的打擊。說可以想法嗎？不應該騙她，事實上是很難替她找到工作的。那麼，怎麼說好呢？

「你是那一年在大同女校讀書？我倒忘記了。」

眞不應該，她這樣表示和我非常相熟的樣子，而我到如今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祇好一步一步地追問出來。

「民國四年，那時你才六歲，頭上梳着兩條小辮子，像一對羊角似的，每天下了課我牽着你到我家去吃豆子，麻元。你娘周老師是校長，待我很好。還記得我的名字嗎？我是劉玉清。唉！現在老了，今年五十七了呢。」

聽到劉玉清三個字，我依稀地記起一件事來了。那次好像是寒假考試，雪下得很大，晚上，一切人

都睡覺了，祇有她點着洋油燈在看書。母親催她睡，她祇是流着淚哀求：「明天要默寫，我不讀熟這幾課書，是不成的。」那時母親會恨恨地說：

「唉！祇有劉玉清讀得傷心，無論怎樣死讀，也讀不熟。」

一方面是怕他疲倦，同時自己也要看卷子，所以這夜沒有和她談什麼，就催她睡了。

第二天是星期，爲了要去赴一個同鄉會，吃了早飯，我就進城去了。

回家，陳媽告訴我，客人今天一再要求她在我面前說好話，無論如何要留她在這裏敎書，陳媽還鄭重地說：

「那女客自己說，她的學問很好，敎一二年級是很夠的。」

陳媽是湘鄉人，所以能勉強聽懂她的話。她也太可憐了，不認識別的人，就去找陳媽來說情。這眞有點爲難，她以爲自己讀了十多年的古書，敎中學都可以，不要說小學了，可是他讀的那二十多年前的一點點古書，怎能搬到二十年以後的現代小學校來用呢？不要說其他，就是她那一雙小脚，走起路來扶牆摸壁的樣子，已經夠使人受了，還有她穿着的那一套怪衣裳，孩子們見到了她，還以爲是從博物院裏搬來的古董，怎麼肯受她的敎育呢？而況根本她說的話，祇有自己聽得懂，至於敎授法和思想，更不能談到了。

感謝寒來，她替我將此間不能留她敎書的苦衷，一一對她說了，這自然是使玉淸痛心的一個大打擊

她流淚了，很久說不出話來，當我望到她的老淚，由海綿皮似的臉上滾到那件新竹布衫上時，我的心也在隱隱地作痛。

「那麼我不能教書，就在這裏打鞋底賣好嗎？」

「打鞋底賣，那來的許多碎布呢？」寒連忙接着她的話說，「現在一般學生都穿起草鞋來了，小公務員，多半是家裏的人替他做鞋子，有錢的人，他們是不高興穿布底鞋的，現在無論做一種什麼買賣，都要首先顧到他的銷路才行。」

我不覺暗地裏好笑起來，生活逼人，連寒都談起生意經來了。

「唉！布底鞋都沒有人穿了，到底城裏比鄉裏不同，好在冬天快到了，那麼我就在這裏打絨線帽子賣好嗎？」

客人用那雙充滿了希望的眼睛凝視着我們，等候一個圓滿的答復，我不知要怎樣回答她才好，寒遲疑了一會，終於又在她的心上，潑下了一盆冷水。

「打帽子？談何容易！上海來的毛線，要一千多元一磅，本地的，也得一二百元一斤，你要做這些生意，首先非有幾千一萬的本錢不可，而且是不是打了立刻就能銷得出去，又是一個問題，何況城裏的花樣很多，千變萬換，去年大家認爲時髦的，今年就成爲舊花樣了，你如果還用鄉裏的那種樣子，恐怕一頂也賣不出去吧？」

「那很容易，我可以每天到街上去看，照着他們賣的樣子打就是了。」

「那麼錢呢？」

「錢？我想你和文芳總可幫我的忙吧，反正這不是蝕本生意，一到出來，我就立刻還你們。」

我睜大了眼睛望着秀雲嫂，她也同樣地睜着一對大眼睛望着我，客人見我倆都沒有做聲，又帶着淒苦的笑容說：

「在這個時候，不管是我們兩個，凡是一般公務員，都是自顧不暇的，借錢，實在太不容易了，有錢的人，他們要囤積貨物，希望發財，決不肯同情像我這樣的人，而加以一臂之助，而同情我們的，又都是些心有餘力不足的窮朋友，你說這世界還有什麼辦法呢？」

或者向別的同鄉借一借也可，如果你們兩個不方便的話。」

到底是秀比我勇敢，她終於給了玉清一個直截了當的回答。

「情形既然這樣困難，那麼我就取消那個打帽子的計劃吧，反正我還年輕，只有五十多歲，替人家做女工想必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這恐怕是玉清的條最後的出路了，不料秀又給了她當頭一棒，把她的心都擊碎了。

「做女工雖然好，有吃有地方住，不過一月的工錢，最多不過一百，在今天米價漲到百餘元一斗，麵粉二百多元一袋，你辛苦了一月的代價，還不夠養活一個孩子，何況當價又這麼貴，頂壞的土布，都

賣到十多元一尺，你穿一套單衣服，起碼二百元，還得你自已縫，試問，你一月拿着那一百元能做什麼用呢？」

當寒說出最後這幾句話時，我眞是毛骨悚然，全身幾乎要發抖了，猜想玉清總到了這些走頭無路，處處碰壁的話，不知要懊喪痛苦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怎麼辦呢？這麼遠跑來，而且化了近三百元的路費，這是拍賣我全部財產，才得到這幾個錢，如果眞的找不到事做，我仍然是兩手空空回去，那麼除了跳湘江而外，我還有什麼臉面回家呢？……………」

她的淚，又如潮湧般滾出來了，藍竹布衫已溼了一大塊，我和寒也低下頭來重重地抽了幾口冷氣，其實我們的心裏的難受，比她不知還要厲害多少倍哩。

你在家裏還可以勉强過日子嗎？

我鼓足勇氣提出了這個她難於回

「要是可以勉强過日子，我還[illegible]地遠跑來這裏幹什麼？我是實在爲了不能生活，才來求你們幫忙，本來也難怪，來了兩天，我還沒有把我的家庭狀況告訴你們，其實也是因爲說來太使我傷心，所以總不願意提起，現在既承你們這麼關心，那麼我就略爲談一談吧。」

她像在講台上解答學生的問題似的，這麼有條有理地說着，一聽到「求你們幫忙幾個字，我早已漸

慌得抬不起頭來，停了約莫有兩秒鐘，她又繼續着說：

「我的男人死去十二年了，大兒子十八歲，第二個十二歲，最小的是背爺女，丈夫死去半年後才生的。大的在前年冬天我自動地送他打日本鬼去了，這是我很情願的事，一點也不怨天尤人，只恨那可惡的日本軍閥，要不是牠來侵略我們中國，怎會演出這許多「兒別爺娘夫別妻」的慘劇來呢？我是個知詩書明禮義的人，當然不忍看着國家的危亡，所以情願把兒子獻給國家，我自已來苦心苦力撑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初還勉强可以，我把兩到孩子都寄在娘家，每月送兩斗米去，自已就厚着臉皮替一位隣居老太太做女工，吃飯不成問題，我的心裏自然沒有苦腦，一心一意只盼望着桂兒早點打勝仗回來，誰知望到現在，快兩年了，他還是沒有歸期，而且最近半年來連信都沒有了，不知道他是否還在人間。」

說到這裏，她用衣袖擦乾了眼淚，又淒咽着說：

「本來第二個兒子，長的個子很高，力氣也還大，他可以挑煤炭賣的，但沒有本錢，只好望着扁担空着急，要是在抗戰以前，他可以替人家放牛，我幫有錢的人家做點針綫，也可以勉强維持。可在呢？一切人都為了日本鬼的緣故，大家都在受苦，受磨難，有錢的人連老媽子都不願意用像我這樣的小脚老太婆，他們喜歡那些年輕的漂亮的女人，最近兩三個月來，因為鄉間的米價突漲，我已經到了三天喝一頓稀飯都不能維持，簡直窮到要討乞的地步，後來聽說你在這裏當校長，才決定來找你想個最後的辦法，我想你看在周老師的情面上，一定肯幫忙的，何况長沙是這樣大，一定很富足不像鄉裏一樣窮，無論

如何，我總可以找到一個 飯的位置……」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我的心更感到難悚起來，她是這麼熱烈地希望在這裏尋找工作，我們方才的談話，似乎她有點不大相信，但我不能不據實告訴她。

「長沙雖然這樣大，但窮人也轉變更要多，闊人只是少數而已，窮的人，隨便跑到那裏都是一樣窮。許多從鄉間跑來城市找工作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所以越走到城市來，越難找到飯吃。」

「照你這樣說起來，簡直我不到活路了！」

她悽然地又像是帶着質問我的語氣說。

「我想……你……老朋友，你還是回家去吧！」

我這幾句話在她聽來，簡直等於宣判了死刑！漸漸地她的臉色變了，海綿皮似的粉紋更緊張起來，兩隻飽滿了淚珠的眼睛，直往射在釘有鐵欄杆的窗戶上，我和寒互相呆呆地對望着，不知要說什麼話安慰她才好。

「現在她所需要的，不是眼淚的同情，而是要解決她母子三人生活問題的工作！」

看到寒也在揩眼淚 我用普通話對她說。

「唉！有什麼辦法呢？除了我們湊點路費送她回去外，還能找到什麼工作呢？可憐快六十歲的人了，她還在說年輕……」

寒說過了，又後悔起來，生怕她聽懂了似的，連忙改用故鄉——大同鎮——的土話安慰她：

不要難過，這次下來看看長沙也好，敵人三次進攻長沙，都被我們勇敢的軍民打退了，說不定你的大兒子在三次湘北大捷中建立了不少勳功，那麼將來你當個老太太來才眞正光榮呢。至於暫時受點委曲，是不要緊，回去的路費，文芳一定會給你想辦法。」

女客點點頭，苦笑着，寒又繼續她的宣傳：

「鄉下的生活比城裏究竟要好一點，比方水，就不要用錢買，小菜也可以在屋前屋後的空地裏自己種一點，不用買炭，叫孩子們到山上去拾點枯枝落葉或者樹蔸來，也可勉強對付，房子是現成的，不用掏租錢……」

她像很同意這些理由似的，茫然地點了點頭。

沉默又在支配着我們了。

× × × × ×

黃昏時候寒因事進城去了，她告訴我今晚不能回來。

晚上，清朗的月色瀉進了窗來，照得操場裏兩顆柏樹的影子在鐵窗上婀娜地舞着，我想着玉清的問題 半夜未曾合眼，她是這樣忠厚得可憐，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的，一個寡婦，爲了愛國，情願把沒有父親的兒子送到火線上去，光只這種精神已經叫人欽佩得五體投地了！何況她是這麼能夠，吃苦耐勞，有

思想，有志氣，她絕對不倚賴國家，不一天到晚等着政府來救濟抗屬，她究竟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她知道獨立，知道如何從艱苦的環境裏奮鬥出來，「全靠自已救自已」，她了解這簡單的人生哲學，可憐她帶着三個孩子，過了十多年辛酸苦辣的生活，滿以爲兒子大了，可以減輕生活的負担，誰知日本軍閥的炮火，終於搶去了她的愛兒，現在被生活壓迫得實在不能動彈了才不顧一切地冒險來到長沙，明天就這樣要她空着兩手回去，怎不叫他傷心呢？

——兩個孩子，一定的，當他離家前那天晚上，一定再三囑咐她的兩個孩子：「好好幫外祖母做事，不要調皮，我到省裏替你們帶糖回來，還要買個大洋娃娃給你們玩」，小的女孩子一定哭着不肯離開她，她於是又哄着小的：「乖乖不要哭，我去一個月賺了錢就回來接你們一路去長沙，外婆也去，外面的世界眞熱鬧呀，什麼都有看，娘還要每天殺個大鷄給你們吃，你吃一對大腿，哥哥吃一對翅膀，乖乖不要哭，誰哭了就沒有鷄吃，沒有洋娃娃。呵，我還要買花布來給你們做新衣過年呢。」

「媽，我要紅花布做新衣，像隔壁王小姐身上穿的那樣美麗，哥哥常常搶我的飯吃，不要替他買。」

「好的，媽媽不給他買，乖乖，你好好的睡吧。」

夜深了，孩子們都熟睡了 她流着淚在收拾幾件破爛的衣裳，一件件放在箱子裏，又將唯一的印花被，從孩子們睡得熱烘烘的身上脫下來，摺成一個小被捲用繩子綑着。等得一切都收拾好了，她望望睡

得打斛的兩個孩子，淚珠又像雨點般滴在他們的小臉上。

「媽，媽呀！你不要去，實實不能離開你呀！」

於是小的從夢裏哭醒了，她連忙低下頭去緊緊地抱住他狂吻。

這一幕別離的慘劇，在我的腦海裏演放着，不知什麼時候，我的眼睛也濕了。

猛然間，聽到了她的嘆息聲．又似乎在抽噎，但哭聲細微到幾乎聽不見的地步，我的心裏更加難過起來，不知明天見到了她怎麼對付，我怕看見她那雙哭腫了的眼睛，更怕她提起她的孩子，兩個弱小的受盡了苦難的靈魂。

天亮了，我輕輕地爬了起來，走到她的門縫裏一望，原來她已經在用繩子捆她的被蓋了。

「你這樣早起來幹什麼？還睡一會吧。」

「我想今天就回去，也許那隻搭我來的船還沒有開，我搭熟船回去，可以省幾個錢。」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她的眼睛紅腫得像小桃仁似的，說話的聲音非常低細，我找不出什麼好話來，只好硬着心腸問：

「來時的船費多少？」

「連火食在內，二百陸拾圓塊，不過回去是上水，日子要多一倍，恐怕這數目不夠了，還有走一天旱路的路費。」

「不要緊，我替你準備三百塊吧。」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說着，其實我的心裏比她還要難過，這筆錢，我還是挪動校款，要幾時才能還清呢

「啊！有這多嗎？謝謝你，我可以買點花洋布寄給我的孩子做衣裳，唉！不過……」

我知道她沒有說出來的話是甚麼，這幾天我也沒有錢，否則多給她一百元，她也許在長沙還可帶點機器米回去，或者買點書，一個洋娃娃。

× × ×

吃完了早飯，上課的預鐘響了，我要出席週會，正在整理書桌的時候，她忽然慌慌張張地走來拉着我的手說：

「文芳，我要走了，在你這裏煩擾了幾天，我永遠記着你在心裏，借你的路費，等我的大兒子打了勝仗回來就還你。」

說着，她的眼淚又流了出來。

「怎麼就要走呢？再坐一下好了，等我下了課，送你上船。」

「不要，不要！你有課，不要送我，你叫工人替我喊輛車子到船碼頭吧，那叫什麼渡？」

「啊，那是藍宮渡，我去叫號房吧。」

車子停在馬路的西邊，我自己替她左手提着一隻損壞了兩隻角的紅木箱，右手提了那個印花被包，送她坐上了洋車。

孩子們都在後面跟着，笑嘻嘻地看小腳婆婆。

「吵煩了你們，文芳。」

她的顫抖着的聲音，傳進我的耳膜時，我像一盆冷水從頭頂上澆下，不覺大大地打了個寒噤。車子走得很快，一轉眼就拐過彎了，當車的影子在我眼中消逝時，我還是呆呆地站在那裏，目送着這可憐的女人——一個抗戰軍人的母親，為生活懷着滿腔的希望從鄉間跑到城市來，如今又帶着滿腔的失望由城市回到鄉村去了！

三十一年九月一日改作

兩個小鬼

（一）

「小鬼，來！我來給你介紹，這是謝團長，你們兩個今天都到謝團長那裏去，再不要像在這裏一樣

頑皮了，要好好聽話」。

陳連長用手把那兩個一般高，穿着大人軍服的孩子招來向我介紹，一見他們那副樣子，直笑的我們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原來這是兩個十三四歲的孩子，長的一般高，穿着一身大兵衣服，其實儘可以不穿用褲子，因爲衣襟已超過了膝蓋。帽子呢，像一隻米篩子頂在他們的頭上那麼一動一轉的，活像唱木頭戲的那麼有趣。鞋子也比脚長了一寸多，幸而他們知道用繩子綁住，否則只能當做拖鞋穿。

我望着這兩個有趣的孩子，不知要說什麼才好，笑聲還沒有停止，只聽得那個操四川口音的孩子說道：

「只聽見說謝團長，謝團長，我還以爲是個帶兵的男人，原來還是個女的」。

於是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這間小房子。

「咧，剛才我說過要你們不要玩皮，我的話還沒有冷下去，你又這麼討人厭了，眞不是個好東西」。

陳連長裝着很生氣的樣子駡着，那孩子連忙站着立正的姿勢，微笑着行了個舉手禮後便一溜烟跑了。

「說句良心話，謝團長，要不是你也是個那麼特別喜歡孩子的，我實在捨不得他們離開我。雖然他們兩個來到我們連上還只有一個多月，但誰都愛他們，這原因一半是因爲他們太小，特別引起人家的憐

愛，一半也因爲他們本身實在太可愛了，他們那麼睡到半夜裏起來替傷兵，燒開水喝的精神，誰聽了不感動呢」。

陳連長帶着惜別的口吻說着，我們都聽得入了神。

「這兩個孩子的來歷，陳連長可以告訴我們嗎」？

看表，距我們返團部的時間還有十分鐘，所以我提出這個急於須要解答的問題來。

「這要請陳處長報告，這兩個孩子，還是他交給我保管的」。

聽到「保管」二字，大家又哄然地笑了。

「說起這兩個孩子的來歷，眞可以寫一篇大文章，簡單地說，那個十四歲的叫陳遠志，他是四川人，當我們的隊伍從貴州開出來經過四川的時候，忽然有一天一個孩子來找我們，他一開口便說要見軍長，衛兵問他什麼事，他說，只要見了軍長就明白的，弄得衛兵莫明其妙，但爲了免得受孩子的糾纏麻煩，他眞的報告軍長，你知道吳軍長是個好好先生，在我們部隊里素有「外婆」之稱，他一見這位眉清目秀的孩子便非常高興，問他來幹什麼的，孩子說：我要去當兵打日本，軍長說他年紀太小，扛不起槍要他不去，他就號啕大哭起來，說什麼他不能拿槍，也可當勤務兵，如果不要他去，他就會跳井的，軍長一聽到跳井兩個字，駭的打了一下冷戰，他於是毅然地收留他了，本來在貴州出發時候就已經加入了十多個十六七歲的孩子，他們都是自願投軍的，但像陳遠志這麼矮小的還是頭一個呢，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小

鬼。後來隊伍經過湖南，又有幾個孩子要求入伍，最小的一個才十三歲，叫劉光明，和羅遠志是的一般高，不過臉部稍為胖一點，誰都以為他是兩弟兄，兩人相處得很好，從來不打架，但如果一打起來就不得開交，你想，一個是湖南蠻子，一個是四川啥子，兩個人都是好漢，還有不打破頭的嗎」？

謝團長說到這裏，來接我們的小汽車停在衛生連的門口，一聽到喇叭聲，陳連長便催那兩個孩子趕快收拾行李。

「小鬼，小鬼，車子來了，趕快收拾走」。

「我早就收拾好了，只有他，…………他不肯收拾，他說不高興去，我們都要跟着連長」！

那個四川孩子噘着嘴很難過似的說着，湖南孩子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哭什麼，謝團長也是湖南人，你們是老鄉，他會比我更愛你們，不要哭，我會常常來看你們兩個的，千萬要聽話，要不然謝團長會報告軍長把你們送回家去的」。

經過陳連長這一番教訓，兩個孩子才擦乾眼淚，匆匆忙忙地抱着他們幾件破衣服和一雙草鞋走到我的身邊來了。

「連長，你不要忘記我們，過幾天我和大小鬼來看你」。

走到汽車門邊，劉光明那麼撒嬌地說着。

「你放心，我不會忘記你們的，趕快上車罷，有這麼好的小汽車給你們坐，要不是打鬼子，那裏來

的這麼好福氣」。

兩個小鬼聽了陳連長最後幾句話，笑得嘴都裂開來了。

「快停車快停車，謝團長，我還忘記了一件東西」！

車子開動了大約有二十米遠，劉光明突然用手扯着我的衣袖大叫起來。

「司機，請停一下」，

我來不及叫小鬼去取什麼東西，也沒有力量可以拒絕他的要求、只好負的要司機停住了。

兩個小鬼跳下車飛也似的往衛生連跑去。

「也許他們不會來了」。

我很失望地對謝處長說。

「不，一定會來的！也許是忘記了一件什麼玩意兒，幾件破衣服和一床軍毯不都拿來了嗎」？

緊緊擺在我們腳底下的一堆破行李，連破草鞋都拿來了，實在叫人想不起他們還遺忘了什麼寶貝

我們都把頭掉向後邊，遠遠地看見兩個孩子像賽跑似的走來了，纔漸漸認得清楚，他說走在前面的是四川孩子，手裏還抱着一個黑東西，越走越近了，這黑東西漸漸地在我們的眼前現出原形了，原來是一條小黑狗。

「我來抱牠坐汽車，要[illegible]着牠的兩只耳朵，要不然，聽到喇叭叫，牠會要[illegible]的」。

劉光明逵得滿臉是汗，氣喘喘地跟在陳遠志的後面大聲嚷着。

「我知道，我知道、你快上車，他們要開了」。

陳志遠緊緊地抱着小狗跳上了車，司機性急地一開，要不是我拉住了劉光明的手膀，差一點把他拋到十丈以外去了。

看到他們兩人那麼小心翼翼地抱着小狗生怕牠受驚的情形，我和練處長笑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司機卻氣的不住地駡着：「丟那媽，丟那媽。」

（二）

說起來，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二十六年的冬天，我們的服務團隨着第四軍軍部開到了江蘇太倉的陸家宅，村子的前面就是一條碧綠的小河，河裏不斷地有一羣羣的小魚游來游去，每到下午河水被陽光蒸晒得稍為有點溫暖的時候，我們便蹲在河邊洗衣服或者淘米洗菜，預備晚餐，有一天下午，練處長從我們的門口經過，他看見我在那裏洗菜，便問我為什麼不給勤務兵洗，我告訴他我們整個的團部只有一個常子春，而這幾天恰好又遇着他病了　所以什麼事都得自己來動手。

「那怎麼行，二十幾個人只用一個勤務兵，不把你們都累死了麼？我明天送你們兩個小鬼，多少可

以幫你們一點忙，不過他們都太小，你要耐點煩，有時他們睡到半夜三更突然想起家來也許會大哭一場，那時你還得像慈母似的好好地安慰他們一番。」

林處長告訴我說他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小勤務兵寄養在衛生連陳連長那裏，明天我們往觀察團河的時候，順便把他們帶來送給我。

「團長，快不要，那麼小的孩子他能做什麼呢？走起路來時我們還得替他扛行李，多麻煩，還得……」

直腸是個心快口快的人，她不怕林處長生了不高興就那麼坦白地說。

「我是個生性喜歡孩子的人，何況又是在戰地，能夠有他們兩個在我們的團體裏，也許我們的生活要更有趣吧，因此我立刻接受了林處長的好意，第二天真的把兩個小鬼接來了。

「小同志，你叫什麼名字？」

佩蘭見到他們也非常高興，她撫摸着劉光明的頭問他。

「不要問名字吧，就叫我們小鬼好了，在連部，他們都是這麼叫的，反正沒有關係，你們要怎麼叫就怎麼叫好了。」

想不到劉光明的話是這麼俏皮的從此「小鬼」兩個字開始在我們團員同志的嘴裏叫喚了。以後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我們的同工都分發到各師部去了，有的擔任看護，有的担任宣傳，團部只剩我和佩蘭兩人留守，兩個孩子照例整天沒有事做，不是曬太陽，便是烤火，一天大部份的時間，多消

蘇在玩小商身上。佩蘭要教他們識字，劉光明連忙說：

「字，我們倒認識不少了，覺得沒有什麼用處，我們現在很着急的是這麼大了還不曾學會開槍。」

「媽的，說得好聽，這麼大了，十三四歲的孩子如果生長在別人家，還在吃奶呢，不學會開槍，有什麼關係呢？」

佩蘭故意這麼氣他。

「有什麼關係？一個軍人穿上了軍裝，不會開槍，那是多麼羞恥的事，何況我們是爲了要打日本鬼子才加入到軍隊來的，不學會開槍，不到火線上去，我們怎麼對得起國家——」

[illegible] 那一套開口抗戰，閉口救國的大道理又搬出來了。如果這些話出之於一個大人嘴裏，不但不感到稀奇，也許更覺得他是在賣膏藥，但現在說這話的是一個不滿十四歲的孩子，所以聽來特別動人。

從此，每天總有一二小時看不到兩個小鬼的蹤跡，有時還[illegible]也我不着他們的影子，但到吃飯的時候，兩個人又悄悄地回來了。

「小鬼，你們每天出去幹什麼去了？不能做事，在家裏守着電話機也是好的，再不聽話，我要把你們送回去了。」

我只是輕輕地責着，並沒有罵他們，沒想到弄得兩個孩子都哭了，他們都要求調到蘇連長那邊去，

說在那裏天天有槍給他玩，有時還可以從士兵那裏得到一顆子彈實彈射擊，來到我們這裏後，連一支槍的影子也看不到了。這時我才明白他們之所以每天出去的原因，一定是去尋找學習開槍的機會去了。

有一天，我剛接到吳軍長一個電話，說敵人又要想偷渡瀏河，這兩天前方戰事很激烈，必要時也許我們要轉移陣地，希望我們把行李隨時綑好，不要臨到出發的命令下來時弄的手忙脚亂。我正想把兩個小鬼找來要他們趕快把小狗丟掉，以免夜間行軍時帶着牠行動不方便，恰好他倆很高興地一跳一蹦地走進來了，陳遠志抱着小黑狗，劉光明手裏提着一隻死麻雀。

「團長，你看！這是我用一顆子彈打下來的，我的瞄準成功了。明天就可上戰場了，狗婆養的日本鬼，不要以爲老子年紀小，看我來收拾你們吧。」

劉光明一面說一面把袖子往上一拉，死麻雀掉在地上，小狗立刻跳下去一口啣住牠一拐一拐地走出門去了。

「好的，小黑狗，那是我的戰利品，你吃了牠吧，將來老子還要帶你上火線去吃日本鬼子的骨頭哩。」

像瘋子似的，劉光明對着小狗的尾巴那麼自言自語。

我把夜間行軍帶着小狗不方便的話告訴他們，絲毫也沒用處，反而被陳遠志把我駁倒了。

「團長！這隻小狗隨我們過了兩個多月的生活了，是擔架兵老王從瀏河帶了來給我們的。他說狗的

主人都炸死了，只剩下牠在瓦礫堆裏尋東西吃。團長，你說奇怪不奇怪，小狗雖然餓了幾天不吃東西，他却不吃牠主人的肉，而且還用爪子抓些土來蓋住主人的骨頭，這狗是有義氣的，我養着牠，將來帶到前線去，還可以給我傳遞消息呢。」

「團長，將來有一天陳遠志給日本鬼打死了，小狗也會用爪抓些土來埋葬他的。」

劉光明本來是開玩笑的却不料引起了陳遠志的怒火上冲。

「你這個小雜種，說話等於放屁，爲什麼不說日本鬼子死在老子的手裏，而說老子死在鬼子手裏呢？」

說完，一手揪住劉光明狠狠地就亂打起來，劉光明也不示弱邊罵邊打，你一拳，我一脚鬧個不可交，連我這勸架的人，也挨了兩下小拳頭，後來還是子春來把他們用暴力扯開了。

晚上劉克明把頭蒙在被窩裏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我點了洋臘去問他爲什麼要哭，他說：

「我想家了，我要回去，和陳遠志從長沙出發，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打過這麼大的架的，他比我大一歲也不饒我，虧他還說是我的朋友　差一點給他打死，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裏了，我要一個人跑到火線上去殺鬼子去，我已經學會了開槍，我不受陳遠志的欺負了！」

聽了劉光明前後矛盾的話，我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也許是劉光明的話感動了陳遠志，他也哭起來了。於是我又要跑過這頭來安慰那個大的小鬼。

「團長，算了吧，明天趕快把你的兩個活寶貝送走，要不然，我們連覺都睡不成了。」

佩蘭在怨恨我了，我很後悔地走進了睡房，想到這兩個孩子實在又可愛又淘氣，如果立刻得到出發的命令，他們的確會使我感到頭痛的。

為了這，我整夜沒有睡好。

（三）

除了我，團體中每個人都討厭這兩個小鬼，原因很簡單，他們不聽指揮，不給她們做事，只服從我一個人的命令，如果我有一封什麼信或者一件公事叫他們遞送，兩人都會搶着去送，但遇到要燒火煮飯或者洗碗筷時，他們又會嘟起嘴來表示不願意了。

「要吃飯，就得做事。」

有一天任子春這麼罵他們。

「當然羅，吃了飯，自然應該做事，不過我們是喜歡打仗的，誰願意當勤務兵呢！勤務兵，當一輩子也沒有出息。」

這幾句話，明明是陳遂志報復任子春的，從此兩個小鬼在子春的腦中也成了眼中釘了。

有空閒的時候，我常常帶了他們兩個到田徑上去散步，問起他們的身世來，陳遂志首先搶着回答我

「我家裏是開雜貨店的，有五弟兄，我是第三個，父親是個有癮的鴉片烟鬼，整天躺在床上過着吞雲吐霧的生活，我在高小只差半年就畢業了，從教師的嘴裏和書本上都知道鴉片的害處是可以亡國滅種的，所以常常勸父親戒絕了牠，但父親不但不聽我的勸告，反而大罵我是畜生，他不願再送我讀書了，說我越讀越糊塗；他不願我們去當兵，說什麼現在的戰事猛烈，一上戰場就沒有生還的。我氣極了，非逃出來當兵不可。唉！像我父親那種人，眞是中國的奇恥大辱！」

聽到這裏　劉光明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了，他連忙接着說：

「我的家裏恰恰和你相反，我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小妹妹，父親是個木匠，整天替人家敲這敲那，但自己家裏的一條小板凳　老是三隻脚也沒有功夫修理，母親很愛我，每天都要瞞着父親偷偷的塞幾個錢在我袋子裏買糖吃，我在私塾讀了三年書了，我沒有陳遠志的常識多，也沒有他的口才好，但我的勇氣比他强，我的槍也比他打的好。團長，湖南人是不怕死的呵！」

「是的，中國人都是不怕死的　因爲湖南屬於中國，所以湖南人是不怕死的。」

爲什麼我要這樣說呢，當然爲的是避免陳遠志和他的吵鬧

在歸途中，我望着這兩個孩子的背影暗暗地欽佩他們，兩個都是家境很舒服的孩子，能夠犧牲一切快樂而跋涉數百千跑到這荒涼，寂寞，充滿了血腥，充滿了恐怖的前方來是誰的力量呢？無疑的，還是

國家民族的思想在主宰他們，抗戰的熱情在驅使他們，為正義而戰的火焰在燃燒着他們兩，中國是有希望的，有了這麼好的下一代，中國永遠不會亡！

是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一個驚人的突變發生了，東戰場整個的陣地動搖，各軍都紛紛後退，我們的團體奉命護送傷兵至蘇州轉進，就在兵慌馬亂的時候，突然兩個小鬼失蹤了！

「也許他們回到衛生連去了，不妨打個電話去問問陳連長。」

我馬上接受了佩蘭的提議，但搖了很久，不能接到，再搖總機，他回答我只是硬硬的三個字：「搖不到。」

我像瘋子般的在村子的前後左右亂跑，逢人便問：「你們看見兩個小鬼沒有？」而對方的回答：都是「沒有！」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們的軍毯，破衣服，草鞋，洗臉巾通通在這裏，只有那隻黑小狗不見了，難道他們真的帶着槍上前線去了嗎？正在撤退的時候，誰會收容這兩個小鬼呢？誰又會相信他們是如此熱愛祖國，痛恨着敵人，是這麼勇敢，這麼意志堅強，而射擊的本領又是這麼高明呢？如果當他們向軍隊中投效，個個都沒有人理會他們，這兩個飢寒交迫的孩子將怎麼生活下去啊？如果他們是回到陳連長那裏去了，為什麼不把行李帶走，也不向我告訴一聲。

想往下想，我的腦筋亂了，我惦念着在六十一師工作的幾位同志，更惦念着這兩個小鬼，我的責任太大了，總還是把他們交代給我，而我不但沒有好好負起教養他們的責任來，反而連人都失掉了，這還成什麼話呢？

我譴責自己，我覺得平時太不注意他們的教育，如果大家都對他們好，一定捨不得離開我們，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只希望他們突然又跑了回來。

然而，事實終於使我失望了！一直到在我還打聽不出這兩個可愛的小鬼究竟是否還在人間。

（四）

是一個太陽照得暖融融的下午，我和路丁正在校對新年號黃河的稿子，忽然一個操四川口音的孩子走進來了，他向月金訴說着他可憐的遭遇：

「我是代替哥哥出來當兵的，誰知他們看我年紀小，說我不能當兵，把我派個勤務兵，在咸陽的防空洞裏我受傷了，防空洞被炸塌了，我的腿子和眼睛都成了殘廢。」

再也忍不住了，我趕快跑出去看看是否這孩子就是陳遠志。一看，我失望了，他那副胖胖的面孔，是多麼生疏啊！但我還希望他是陳遠志，一面仔細端詳他的面貌，留心他的表情和說話的聲音，一面打聽他的家庭環境。

「我的家是開油行和藥舖的，家裏很好，哥哥抽壯丁抽上了，爸爸要我去代替，那曉得軍隊裏嫌我年紀太小，送勤務兵，不許我當，如今我是流落在西安了，白天過着乞丐的生活，晚上就睡在火車站的角落裏，我現在身上還只穿着兩件單衣，白天還勉强可以挨得，只有晚上，唉！晚上實在太難受了！」

緊着他那凍得裂開了皮的紅腫的手，我幾乎要掉下淚來，那兩個小鬼跟隨我在太倉的時候，不也是凍得和他差不多嗎？所不同的身上多了一件棉背心罷了。

問淸楚他家裏的地址，我們答應當晚替他寫封信回去要他的父親來領他回去，同時我也後悔爲什麼當初不把兩個小鬼的家長名字和他們的通信處記下來，否則這時也可去封信問一問是否小鬼有信寄回家。

深夜，一隻孤雁悽哀地叫着掠過天空，我放下筆站起身來打開窗子眺望這孤雁飛向何方。

小鬼啊，這孤雁該不是你的靈魂？

……………………

一九四二，一，廿二深夜

李媽

初來到西安的晚上，聽到三嫂在叫：「李媽，趕快倒洗臉水來。」

——怎麼？她又遇到了一個李媽！

我心裏想着，但因為有許多久別後的話要說，李媽這個名字，立刻在腦海中消滅了。

不久，有一個高大個子，圓臉，大脚，看來很像「那個李媽」的女人，端着一盆臉水微笑地走來，不用叫，這當然是剛才三嫂叫的李媽了。

她好像很有禮貌的樣子，見到我就微笑着說一句：「你來了！」

這輕微的帶着微笑的三個字，就算是她給我的歡迎詞。

想不到在這裏又遇到一個李媽，而且據說她的脾氣很像「那個李媽」：個性很強，如果衣服沒有洗乾淨，或者買菜回來晚了，對她說幾句什麼時，她總是板起一副難堪的臉孔，半天不說一句話。

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平淡，知道這個李媽的脾氣不好，就是有許多事：譬如掃地，倒水，洗茶杯，晒衣裳，都是自己動手。在我們以為這樣很對得起她了，誰知她不但不知道我們替她做了許多事，反而在我病得很厲害的那天晚上，三嫂要她燒點開水她都不願意，還嘰嘰咕咕地罵了一大堆。

第二天早飯後，她回鄉下去了，並不是她發氣，這是她在一星期前就決定了，她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在鄉下，這次回去的任務是專為看兒子。據她自己說，丈夫在孩子半歲後三個月就出去當兵，如今戰死地下了，但沒有人問，而且連一個字的音信也沒有，「大概他早已被打死了吧？」說完，她又重重的長嘆了一聲。

但不到她的境況，竟比「那個李媽」還苦，雖然我只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而內心裏燃燒着的同情，正像夏天的太陽。

李媽走了，於是在我們平靜的生活裏，掀起了一個大大的波瀾，雖然我們都會燒飯，洗衣，以及幾一切女工能做的事；但這裏出菜市太遠，每天要花費一個早晨在跑路上，實在有點不值得，而且最困難的，還是水的問題，夏天是需要水最多的季節，而我們離開井的所在很遠，自己縱然常走路，但笨重的水桶再加上水，怎能挑得起呢？何況我們兩個人都是病夫，而且又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

「誰知到李媽什麼時候來呢？沒有女工是不成的！」我和三嫂都這樣發愁着。

午飯，是我們自已弄的，晚飯呢？晚飯怎麼辦？還要挑洗澡水呀！

三嫂決定，找跛子譚媽來，她說譚媽曾替她做過一個月，因爲她是跛子又時常鬧腳痛，年紀也太老了，所以不忍要她工作，才換了李媽，如今去找她來替幾天短工，一定不成問題。

快到六點上，還不見譚媽來，我倆正想自已動手，免得肚子挨餓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矮而肥胖的跛腳老太婆，像鴨子似的一扭一拐地走來了，我想，無疑義地，這一定是譚媽了。

我對她點了點頭，表示很感謝她來的好意，她卻一雙眼睛只顧到朝地下看，自然沒有留意到我的表情。我仍然站在階前，眼睜睜地望到她把空水桶往肩上一擱，不久便又挑着一桶滿滿的水一扭一拐地走

了，當我望到她在半路上放下扁担來喘息着休息的一剎那，我的腦海裏突然地像受着什麼大的打擊一般搖蕩起來，我想：這樣年紀的老人，而又是脚痛的跛子，無論如何不應該叫她來做事的，難道這地方連養老院都沒有一個嗎？

不到一個鐘頭，飯菜都煮好了，雖然有兩個爐灶，但我始終佩服她的敏捷。

太好了！唉：這俏奇使我連自己都不相信口裏吃着的菜是譚媽煮的，炒牛肉的味特別鮮，比廣東館子裏的蠔油牛肉還要香，比四川菜館裏的辣子鯽魚還要有味，祇要夾一片薄薄的牛肉放在嘴裏，飯就連嚼也不需嚼，一古老就溜下喉管去了。

一連三天過去了，李媽還沒有回來，跛子（大家都背着她這樣叫。）每天五點鐘就起來了，出去買菜很快就回來，她不但從來不揩油，而且買的小菜總是比別人的便宜，整天沒聽過她說一句話，她眞正是埋頭苦幹的人。為了體恤她的脚痛我們連衣服都是自已洗，有時望到汗珠像雨點一般從她額上搖下來時，我老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三嫂告訴我，她今年六十一歲了，過去是一個巨商的太太，她是正房，下面還有兩個姨太太，家裏雇有好幾個男女用人，後來生意失敗，丈夫也死了，姨太太出嫁，接着是死兒子，嫁媳婦，到了現在，只剩着這位老態龍鍾，孤苦伶仃的跛子了。

唉！他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貧無立錐之地的老太婆。

是阿媽來這裏的第三天晚上，住在我們隔壁的倪媽，忽然負着一個重大的使命來找三嫂，她一進門便說：「太太李媽走了這多天還不見回來，也許不來了，這位跛子走路做事都不方便，你雇用王媽好嗎？」

「李媽一定要來的，還是等兩天吧？」三嫂這樣小聲地回答她，好像生怕被跛子聽到似的。

「王媽你是知道的，」倪媽又輕輕地說，「她做事很快，脾氣又好，衣服洗得很乾淨：他從前替黎先生家裏做過半年，太太是知道的這回黎太太一家都走了，她就失業流落在外邊，家裏還有三個孩子靠她吃飯，丈夫到前方打日本鬼去了，太太，請你做做好事，雇用了她吧。」

說到最後一句，倪媽的聲調帶着微微的顫抖，三嫂很了解，王媽的確是個很好的人，一星期前還天天看到她的笑容，我們都以為她跟着黎家走了，誰知還「流落在外邊」呢？

細細地一想，李媽最初還是王媽介紹來的，如今她不來了，照理找王媽來是不成問題的，因此三嫂立刻就答應了。

「好吧，李媽如果明天還不來，那麼明晚你去叫王媽來好了。」

「但是」，倪媽更小聲地說着，「王媽很害怕李媽，她如果回來了，太太千萬不要說是王媽要求來這裏做工的，只說太太因爲沒有人做飯，特地找她來的。」

「我知道。」

祝媽聽着，面滿答應，他很高興地走了。

第四天的黃昏，我們吃完晚飯，正在洗臉的時候，一個長瘦的女人，穿着一身香雲紗的黑衣，抱着一個布包袱，徐徐地向我們走來，她的兩眼視線，直向從前和李媽同住過的房室射來，好像搜尋什麼似的。

「王媽，你吃過了飯沒有？」三嫂先問她。

「吃過了，太太，李媽來了沒有？」她低聲地問。

「沒有來，你來這裏做事好了」。

「……」……

她似乎很難為情不知用什麼話來回答才好，轉過臉來，猛然地發現了在走廊的角上，一個矮而肥胖的黑影在那裏移動着，她又躊躇了！

「那不是王媽嗎？」

「是的，我看不要她回去。」

三嫂很自然地回答她。

王媽的臉色漸漸沉下來了，她默默的站着，好像有重大的苦痛壓在心頭一般，許久，許久，她才低下頭，慢慢地走向她過去住過的房子裏，放下那個大包袱。

猶：「唉！嫂子太可憐了，你怎麼好打發她走呢？」我走過來問三嫂。

「一沒有辦法，我心裏也很難過，她這麼老的年紀，誰都不願意雇她，從這裏回去，她又要餓飯了，但是如果叫她在這裏，她的腳實在不成，你看這幾天什麼都是我們自已動手，不敢叫她，長此下去怎麼好呢」？

經她這麼一說，我也沒有話可回答了。

「媽，李媽今晚來了，怎麼辦呢？」我又換了一個話題。

「來了就對她說，你這多天不來，我以為不會來了，所以另雇了王媽。」

「一個人打掉了兩個人的飯碗，剛才王媽的難過，也許就是為的這個吧？

李媽聽了以後，

嫂子拿着一張千元的鈔票，說了一聲：「謝謝太太，下次需要我做短工——那多麼可憐的兩個字——的時候，請再來叫我。」之後，就頭也不回，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扭一拐地走了。

現在在我們的房子裏出現的，是一個長瘦而和藹，走路像燕子飛那麼輕快的王媽。因為她是個抗戰軍人的家屬，所以我們都對她發生一種很好的感情。

「王媽，你的丈夫是什麼時候，去前線的？」

我趁着王媽在洗碗，這樣關心地問她：

「兩年半了，也沒有音信回來，不知是不是打死了？」

她像很傷心似的簡單地回答我。

「一定是活着的，因爲在前方天天不是上火線，就是開到某地方去駐防，一天到晚都是忙的，所以不能給你來信，現在你家里還有些什麼人？」

「兩個男孩，一個女孩，還有個六十九歲的婆婆，唉！一家人都指望着我要飯吃，他還不回來，你說如何得了呢，太太！」

「不要着急，王媽！只要我們打勝仗，你的生活決不成問題的，你是抗戰軍人的家屬，政府會特別優待你們的，將來你的孩子可以免費進學校讀書，你的婆婆也按月有米送給她的，你在這里做工，我們也一定加倍給你工錢，因爲你丈夫在前方爲我們出力，我們應該在後方多出點錢的。」

聽到這里，她的臉上泛着希望的微笑。

「太太，你的心太好了，我眞不知要說什麼話來感謝。」

我看着她的碗洗完了，就一個人跑去院子里散步。

晚上快九點了，我從外面乘涼回來，經過三嫂的門口，忽然聽到由她的臥室裏發出一種沉重的嘆息聲：

「早知你男雇了人，我悔不該半夜三更趕來的。」

這聲音明明是李媽的，我正想輕輕地走向自己的房裏，却不料立刻聽到三嫂喚我的聲音，我以爲她和李媽在鬧什麼亂子了，慌慌張張地跑了過去。

「有什麼事？」

「還有茶錢嗎？李媽要走了。」

正在下着帳子，收着鋪蓋的李媽，臉色慘白，眼裏滾動着亮晶晶的淚珠，我描寫不出她此時的失望與悲哀，不！還加上憤怒：

「太晚了，又是從鄉下跑來，李媽，你明天再走好了。」

我誠意地對她說。

「不！我要走，這舖是給王媽睡的！」

她憤憤地說着，把背向着我們，望着她用帳子在眼睛上擦了一下，知道藏在她眼裏的淚珠，終於掉下來了。

我的眼眶裏也感覺到癢癢的…………

不到十分鐘，她左手挾着一個被捲，右手提着那隻塞滿了破舊衣服和鞋襪的籃子 踉蹌地走了出去。

「李媽，幾時進城，就到這裏來玩吧！」

我不知不覺地也跟着她的後面走了出去。

「好！…………」

她去得很遠了，但那個顫動的幽怨的聲音，似乎還在我的耳邊繚繞。

著作者：謝冰瑩

發行人：周焕

發行者：建國編譯社

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卅二年七月再版

實價：